

王國維校注

（國學文庫第四拾冊編）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

總發售處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

王國維校注

（國學文庫第四拾四編）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

總發售處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

據王忠愍公遺書重印

（實價國幣八角五分）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題門人眞常子李志常述。案志常字浩然。道號通玄大師。長春將歿。命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未幾。道安以教門事付志平。太宗十年戊戌。志平年七十。又舉志常白代。憲宗卽位。以志常領道教事。戊午歲卒。凡主全眞教事者二十有一年。至元間。釋祥邁撰辨僞錄。載志常掌教時。侵占各路寺院四百八十二處。又令狐璋史志經等集老子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謗訕佛教。少林裕長老以聞。憲宗召少林及志常廷辨。於和林萬安閣下。志常論誦。遂令毀化胡等經。及將所占寺院三十七處。還付釋家。志常因此忿恚而卒。考此錄本爲僧徒攻全眞教而作。於長春師弟頗極醜詆。所記全眞家占居僧寺一節。誠爲事實。然自金貞祐以來。河朔爲墟。巨刹精藍。鞠爲茂草。緇衣杖錫。百不一存。亂定之後。革律爲禪者。不可勝數。全眞之徒。亦遂因而葺之。以居其人。坐以寇攘。未免過當。雖長春晚節以後。頗憑藉世權。以張其教。尹李承之。頗乖重陽創教之旨。然視當世僧徒。如楊璉眞珈輩。則有閒

矣。然則祥邁所記亦仇敵誣謗之言。安可盡信哉。此記作於長春沒後。前有孫錫序。署戊子秋後二日。正當睿宗拖雷監國之歲。而卷末有庚寅七月大葬仙師事。蓋書成後所加入。考全真之爲道。本兼儒釋。自重陽以下。丹陽長春。並善詩頌。志常尤文采斐然。其爲是記。文約事盡。求之外典。惟釋家慈恩傳。可與抗衡。三洞之中。未嘗有是作也。乾隆之季。嘉定錢竹汀先生。讀道藏於蘇州。元妙觀。始表章此書。爲之跋尾。阮文達遂寫以進祕府。道光間。徐星伯。程春廬。沈子敦諸先生。迭有考訂。靈石楊氏。因刊入連筠簃叢書。由是此書非復丙庫之附庸。而爲乙部之要籍矣。光緒中葉。吳縣洪文卿侍郎。創爲之注。嘉興沈乙庵先生。亦有箋記。而均未刊布。國維於乙丑夏日。始治此書。時以所見。疏於書眉。於其中地理人物。亦復偶有創獲。積一年許。共得若干條。遂盡一月之力。補綴以成此注。蓋病洪沈二家書之不傳。聊以自便檢尋云爾。因略論作者事蹟。弁於其首云。丙寅孟夏。海寧王國維。

長春真人西遊記序

此本行藏補據

長春真人。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友洪濛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己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柴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有藏本敬下聞字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啓途而西。將別。道眾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鍾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徬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濡。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爲不厚。然勞憊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芥蒂。藏本作芥非有道者。而能如是乎。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掇其所歷而

爲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游。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大智猶不能徧知而盡識也。況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獨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見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後藏本作后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

長春真人西遊記注卷上

海寧 王國維注

父師真人長春子。姓邱氏。名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未冠出家。師事重陽真人。

金完顏璫全真教祖碑。重陽子王先生名品。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又云。有登州棲霞縣邱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先生。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言。亦善吟咏。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陳大任磻溪集序。長春子邱公。世居登之棲霞。未冠。一年游崑崙山。遇重陽子王害風。一言而道合。遂師事之。案輟耕錄。長春生於金皇統戊辰。則始事重陽。在大定六年。既而住磻溪龍門十有三年。

遺山先生文集三十。清真觀記。大定初。邱自東萊西入關。隱於磻溪。十數年不出。陳大任磻溪集序。惟公樂秦之隴風。居磻溪廟六年。龍門山七年。案序系此於重陽子服除後。重陽之歿。在大定十年。則此十三年。當自大定十三

年後起算。

眞積力久。學道乃成。暮年還海上。

磻溪集<sup>三</sup>。世宗挽詞引。臣處機以大定戊申<sup>二十八年</sup>春二月。自終南召赴闕下。

中秋。以他事得旨。許放還山。逮己酉春。途經陝州。遽承哀詔。是長春於己酉歲。復入關中。又卷一途中作序。明昌二年十月。余到棲霞。三年五月。蓬萊道友相邀度夏。自後數年爲例。五月相邀耳。則長春歸海上。在明昌二年。時年四十四。

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

輟耕錄<sup>十</sup>。丙子。復召不起。己卯居萊州。

夏四月。河南提控邊鄙使至。邀師同往。師不可。使者攜所書詩頌歸。旣而復有使。自大梁來。道聞山東爲宋人所據。乃還。

宋史李全傳。嘉定十二年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州來歸。

其年八月。江南大帥李公

全彭公

義斌

來請。不赴。

義斌本無名

彭義斌事。宋史附見李全傳。

爾後隨處往往邀請。萊之主者難其事。師曰。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畱不住時去也。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

仲祿姓名。他書未見。惟元史河渠志載。太宗七年歲乙未。八月。勅近劉沖祿言。率水工二百餘人。已依期築閉盧溝河。元破牙梳口云云。卽此記之。劉仲祿也。足本西游錄。昔劉姓而溫名者。以醫術進。渠謂邱公行年三百。有保養長生之祕術。乃奏舉之。至元辨僞錄。道士邱處機。繼唱全真。本無道術。有劉溫字仲祿者。以作鳴鏑。幸於太祖。首信僻說。阿意甘言。以醫藥進於上。言邱公行年三百餘歲。有保養長生之術。乃奏舉之。是仲祿名溫。以字行。

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

蒙韃備錄。第一等帶兩虎相向。曰虎鬬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其次銀牌。案蒙古金牌。上作虎頭。無作兩虎相向者。備錄所云虎鬬金牌。乃虎頭金牌之音訛。因生兩虎相向之說耳。關漢卿拜月亭雜劇。虎頭兒金牌腰內懸。汪元量水雲集湖州歌。文武官僚多二品。還鄉盡帶虎頭牌。金元二史謂之金虎符。實非符也。

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

輟耕錄十載詔書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敝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蓄。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帝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祐。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妾。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

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夫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  
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阼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  
邱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沖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  
上人之雅操。久栖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徑。  
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  
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隔。有失躬迎之禮。朕但側身齋戒沐浴。  
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  
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  
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  
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蒼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  
月初一日筆。

師躊躇間。仲祿曰。師名重四海。皇帝特詔仲祿。踰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

師曰。兵革以來。此疆彼界。公冒險至此。可謂勞矣。仲祿曰。欽奉君命。敢不竭力。仲祿今年五月。在乃滿國兀里朶。

通作韓耳朵。遼史國語解。韓魯朶宮也。乃滿國兀里朶。謂乃蠻太陽可汗之故宮。當在金山左右。是歲。帝親征西域。至也兒的石河。住夏。故五月初。在乃滿國兀里朶也。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sup>九</sup>。和張敏之學士七十韻。述西征事云。仲春辭北望。初夏過西涼。可知起師尚在二月也。

得旨。六月至白登北威寧。得羽客常眞諡。七月至德興。以居庸路梗。燕京發士卒來迎。八月抵京城。道眾皆曰。師之有無。未可必也。過中山歷眞定。風聞師在東萊。又得益都府安撫司官吳燕。蔣元。始得其詳。

金史地理志。山東東路爲京東東路。治益都。是歲。張林降宋。爲京東安撫使。治此。

欲以兵五千迎師。燕等曰。京東之人。聞兩朝議和。眾心稍安。

是歲。京東已爲宋有。元朝祕史續集一。成吉思差使臣主不罕。通好於宋。被金家阻當了。蒙韃備錄。近者入聘於我。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韃靼也。案備錄。作於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是辛巳以前。蒙古已有信使至宋。疑卽在此年。所謂兩朝議和者指此。

今忽提兵以入。必皆據險自固。師亦將乘桴海上矣。誠欲事濟。不必爾也。從之。乃募自願者。得二十騎以行。將抵益都。使燕元。馳報其師張林。林以甲士萬郊迎。仲祿笑曰。所以過此者。爲求訪長春真人。君何以甲士爲。林於是散其卒。相與案轡而入。所歷皆以是語之。人無駭謀。林復給以驛藏本驛至藏本次濰州。得尹公。

謂長春大弟子清和大師尹志平也。王惲秋澗先生文集五十。尹公道行碑。大元己卯歲。太祖聖武皇帝。遣便宜劉仲祿。起長春於寧海之崑崙山。聞師爲其上足。假道於濰。以見之。遂同宣詔旨。先是。金宋交聘。公堅臥不起。至是。

師請曰。開化度人。今其時矣。長春爲肯首。決意北觀。

冬十有二月。同至東萊。傳皇帝所以宣召之旨。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卽行。於是宣使

蒙韃備錄。彼奉使曰宣差。

與眾。西入益都。

藏本都下有師字

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

卷下及附錄。只載十八人姓名。

以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由濰陽至青社。宣使已行矣。藏本作問之張林。言

正月七日。

是歲。太祖十五年庚辰。

有騎四百。軍於臨淄。青民大駭。宣使逆而止之。今未聞所在。師尋過長山及鄒平。二月初。屆濟陽。士庶奉香火。迎拜於其邑南。羽客長吟前導。飯於養素庵。會眾僉曰。先月十八日。有鶴十餘。自西北來。飛鳴雲間。俱東南去。翌日辰巳間。又

有數鶴。來自西南。繼而千百焉。或頡或頽。獨一鶴拂庵盤桓乃去。今乃知鶴見之日。卽師啓行之辰也。皆以手加額。畱數日。二月上旬。宣使遣騎來報。已駐軍將陵。艤舟以待。明日遂行。十三日。宣使以軍來迓。師曰。來何暮。對以道路榛梗。特往燕京會兵。東備信安。西備常山。

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十。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當金主貞祐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眞定。易定之間。大爲所擾。時武仙雖失眞定。尙據西山。抱犢諸砦。故以兵防之。

仲祿親提軍取深州。下武邑。以辟藏本路。構橋於滹沱。括舟於將陵。是以遲。師曰。此事非公不克辦。次日。絕滹沱而北。二十二日。至盧溝。藏本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麗澤門入。

金史地理志。中都府城門十三。西曰麗澤。曰顯華。曰彰義。道士具威儀。長吟其前。行省石抹公。

元史石抹明安傳。丙子。以疾卒。子咸得不襲職。爲燕京行省。彭大雅黑韃事略。明安契丹人。今燕京大哥行省。愍塔卜。其子也。愍塔卜。卽咸得不。

館師於玉虛觀。自爾求頌乞名者。日盈門。凡士馬所至。奉道弟子。以師與之名。往往脫欲兵之禍。師之道廕及人如此。

姚燧牧庵集<sup>十</sup>。長春宮碑。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而首鼠未平。鼎魚方亟。乃大辟元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云云。據此記。則長春於庚辰入燕。已爲此事。不待癸巳也。孫錫序。己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sup>略中</sup>由是日益敬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此記中欲兵之禍。用伯夷事。蓋亦謂諸遺老也。

宣撫王巨川楫上詩。

元史本傳。王機。字巨川。鳳翔虢縣人。甲戌授宣撫使。

師答云。旌旗獵獵。馬蕭蕭。北望燕師。

藏本  
作山

渡石橋。萬里欲行沙漠外。三春遽別

海山遙。良朋出塞同歸雁。破帽經霜更續貂。一自玄元西去後。到今無似北庭

招。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

是歲。長春年七十三。

倦冒風沙。欲待駕回朝謁。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

子去魯。余雖山野。豈與處女

藏本  
作子

同行哉。仲祿乃令曷刺。

附錄。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中有曷刺。八海。卽此曷刺也。

馳奏。師亦遣人奉表。

輟耕錄十載陳情表云。登州棲霞縣志道邱處機。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

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  
於諸國。道不加於眾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惻。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

者。龍庭一呼卽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竊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殊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許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 日奏。

一日有人求跋閣立本太上過關圖。題蜀郡西游日。函關東別時。羣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又以二偈示眾。其一云。離藏本作離亂朝還暮。輕狂古到今。空華空寂念。若有若無心。其二云。觸情常決烈。非道莫參差。忍辱調猿馬。安閒度歲時。四月上旬。會眾請望日齋醮於天長。師以行辭。眾請益力曰。今茲兵革未息。遺民

有幸得一覩真人。蒙道廕者多矣。獨死者冥冥長夜。未沐薦拔。遺恨不無耳。師許之。時方大旱。十有四日。既啓醮事。雨大降。眾且以行禮爲憂。師於午後赴壇將事。俄而開霽。眾喜而歎曰。一雨一晴。隨人所欲。非道高德厚者。能藏本無能字感應若是乎。明日。師登寶玄堂傳戒。時有數鶴。自西北來。人皆仰之。焚簡之際。一簡飛空而滅。且有五鶴翔舞其上。士大夫咸謂。師之至誠動天地。南塘老人張天度子眞。作賦美其事。諸公皆有詩。

湛然居士文集六。寄南塘老人張子眞詩。知來何暇靈龜兆。作賦能陳瑞鶴祥。謂此賦也。又寄巨川宣撫詩序云。今觀瑞應鶴詩。巨川首唱焉。又有觀瑞鶴詩卷。獨子進治書無詩。詩云。只貪殢酒長安市。不肯題詩瑞應圖。蓋長春有瑞鶴圖卷。燕京士大夫皆有題詠。後攜至西域。故文正見之。文正素不喜全眞。目爲老氏之邪。故於王巨川首唱。則譏之。於李子進無詩。則美之。後此卷仍藏長春宮。文正子鑄有題長春宮瑞應鶴詩七律二首。

醮竟。宣使劉公從師北行。道出居庸。夜遇羣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父師。五月。師至德興龍陽觀。度夏。以詩寄燕京士大夫曰。登真何在泛靈槎。本藏 作南北東西自有嘉。碧落雲峯。原作封藏本作峯天景致。滄波海市雨生涯。神游八極空雖遠。道合三清路不差。弱水縱過三十萬。騰身頃刻到仙家。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

湛然居士文集。八。寄趙元帥書。京城楚卿子進。秀玉輩。此數君子。皆端人也。楊彪仲文。

蒙韃備錄。又有楊彪者。爲吏部尙書。

師謂才卿。李士謙子進。劉中用之。

元史太宗紀。二年冬十一月。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以劉中。劉桓使。宣德九年。秋八月。命朮虎乃。劉中。試諸路儒士。

陳時可秀玉。

鮮于樞困學齋雜錄。通寂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國朝爲燕京路課稅所官。

吳章德明。

李庭寓庵集二。挽吳德明詩注云。公太原石州人。承安初中乙科。崇慶末。始赴召南渡。丙午春。捐館。

趙中立正卿。王銳威卿。趙昉德輝。

金史宣宗紀。上決意南遷。詔告國內。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利害。元史太宗紀。置十路課稅使。以陳時可。趙昉。使燕京。張瑜。王銳。使東平。耶律楚材傳。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

孫錫天錫。此數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唱和者也。王觀逢辰。王直哉清甫。亦與其遊。

湛然居士集六。西域寄中州禪老士大夫一十五首。中有觀瑞鶴詩卷。獨子進治書無詩一首。寄德明一首。才卿外郎五年止惠一書一首。寄清溪居士秀玉一首。戲秀玉一首。寄用之侍郎一首。和正卿待制一首。寄仲文尙書一首。謝王清甫一首。均辛巳年長春抵西域後所作。蓋長春西行時。燕京士大夫多託其致書於湛然。或湛然見瑞鶴卷。中有其人題詩。故作詩寄之耳。諸題中。除仲文尙書外。如子進治書。才卿外郎。用之侍郎。正卿待制。皆稱其金時故官。黑韃事略。爾外有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爲黃冠。皆尙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旣免跋焦。免賦役。又得衣食。眞令人慘傷也。

觀居禪房山之陽

元史劉敏傳。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山。

其山多洞府。常有學道修真之士棲焉。師因挈眾以遊。初入峽門。有詩曰。入峽

清游分外嘉。羣峯列岫戟查牙。蓬萊未到神仙境。洞府先觀道士家。松塔倒懸  
秋雨露。石樓斜照晚雲霞。卻思舊日終南地。夢斷西山不見涯。其地爽塏勢傾  
東南。一望三百餘里。觀之東數里平地。有涌泉。清冷藏本作冷可愛。師往來其間。有  
詩云。午後迎風背日行。遙山極目亂雲橫。萬家酷暑熏腸熱。一派寒泉入骨清。  
北地往來時有信。東泉游戲俗無爭。耕夫牧豎陰讓坐溪邊浴罷林閒坐。散髮披襟暢  
道情。中元日本觀醮。午後授符傳戒。藏本作傳老幼露坐。熱甚。悉苦之。須臾。有  
雲覆其上。狀如圓蓋。移時不散。眾皆喜躍讚歎。久觀中井水。可給百眾。至是。踰  
千人。執事者謀他汲。前後三日。井泉忽溢。用之不竭。是皆善緣天助之也。醮後。  
題詩云。太上弘慈救萬靈。眾生薦福藉羣經。三田保護精神氣。萬象欽崇日月  
星。自揣肉身潛有漏。難逃科教入無形。且遵北斗齋儀法。南斗北斗漸陟南宮  
火鍊庭。八月初。應宣德州元帥移刺公請。

移刺公謂耶律禿花也。黑韃事略。禿花卽阿海之弟。元在宣德州。宋子貞中

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宣德路長官太傅禿花。失陷官糧萬餘石。元史本傳。失載其駐宣德事。

遂居朝元觀。中秋。

有城本秋下有夜字

有賀聖朝二曲。其一云。斷雲歸岫。長空凝翠。寶鑑

初圓。大光明宏。照瓦流沙外。直過西天。人間是處。夢魂沈醉。歌舞華筵。道家門。別是一般清朗。開悟心田。其二云。洞天深處。良朋高會。逸興無邊。上丹霄飛至。廣寒宮悄。擲下金錢。靈虛晃耀。睡魔奔迸。玉兔嬋娟。坐忘機。觀透本來真性。法界周旋。

遺山先生文集

三十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

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秋澗先生文集

五十

尹公道行碑。師誨人曰。修

行之害。食睡色三欲爲重。多食卽多睡。睡多情欲所由生。人莫不知。少能行之者。必欲制之。先減睡欲。日就月將。則清明在躬。昏濁之氣。自將不生云云。此詞云。睡魔奔迸。後有詩云。夜半三更強不眠。又云。身閒無俗念。鳥宿至鷄

鳴。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縈。並足證元王二家之說。

是後。天氣清肅。靜夜安閒。復作二絕云。長河耿耿夜深深。寂寞寒窗萬慮沈。天

下是非俱不到。安閒一片道人心。其二云。清夜沈沈月向高。山河大地絕纖豪。

惟餘道德渾淪性。上下三天一萬遭。

歲本遭下有朝元二字

觀據州之乾隅。功德主元帥

移刺公。因師欲北行。勸構堂殿。奉安尊像。前後雲房洞室。皆一新之。十月間。方

繪祖師堂壁。畫史以其寒。將止之。師不許曰。鄒律尙且回春。況聖賢陰有所扶

持耶。是月。果天氣溫和如春。絕無風沙。由是畫史得畢其功。有詩云。李秋邊朔

苦寒同。走石吹沙振大風。旅雁翅垂南去急。行人心倦北途窮。我來十月霜猶

薄。人訝千山水尙通。不是小春和氣暖。天教成就畫堂功。會

藏本作草

阿里鮮。

卷下作通事阿里鮮。又注云。河西人。卽金史宣宗紀之乙里只。元朝祕史續

集二之阿刺淺也。近人屠敬山

寄撰

蒙兀兒史記。以元史札八兒火者及邱

處機傳。並有命札八兒聘處機事。遂以阿里鮮與札八兒爲一人。又以札八

兒傳有飲班朱尼河水事。乃又并祕史六之回回人阿三爲一人。膠州柯學士新元史亦從其說。其實非也。案金史。宣宗紀。貞祐元年九月。大元遣乙里只來。十月辛丑。大元乙里只來。二年二月丙申朔。大元乙里只札八來。壬戌。大元乙里只復來。三月甲申。大元乙里只札八來。六月癸丑。大元乙里只來。凡四稱乙里只。兩稱乙里只札八。明四次乙里只一人奉使。其兩次則乙里只與札八兩人奉使也。元史太祖紀。十年秋七月。遣乙職里往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乙職里疑亦乙里職之倒誤。要之。乙里只。乙里職者。卽祕史之阿刺淺。此記之阿里鮮。札八者。元史之札八兒火者。黑鞭事略之箭八。此記之宣差箭八相公也。此記。阿里鮮與宣差箭八相公。截然二人。黑鞭事略作於太祖辛巳。云。次日箭八者。回鶻人。已老。亦在燕京同任事。與札八兒傳言卒年一百一十八歲。可相參證。而阿里鮮則於癸未。自西域送長春東歸。七月十三日至雲中。九月二十四日。又於行在面奉聖旨。以百歲左

右之人。兩月之中。奔馳萬里。殆非人情。此亦阿里鮮非筭入之一證。

至自韓辰大王帳下。

元史宗室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四鐵木哥。韓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韓嶺那顏者也。祕史續集。一。兔兒年。太祖去征回回。命弟韓惕赤斤居守。使來請師。繼而宣撫王公巨川亦至。曰。承大王鈞旨。如師西行。請過我。師首肯之。是月。北游望山。曷刺進表回。有詔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邱師。又曰。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

長春表云。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此云道踰三子。卽答表語。三子者。馬鈺。譚處端。劉處玄。密國公璫全真教祖碑云。此四子者。世所謂邱劉譚馬也。

其終曰。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游於天竺。達摩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子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

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其見重如此。

詔書全文載附錄中。案此詔。耶律文正筆也。西游錄。丘公表既上。朝廷以丘公憚於北行。命僕草詔。溫言答之。欲其速致也。至元辨僞錄云。戊寅中。邱公應詔北行。倦於跋涉。聞上西征。表求待回。使中書湛然。溫詔召之。邱公遂行。蒙韃備錄。燕京現有移刺管卿者。契丹人。登第。現爲內翰掌文書。足證此詔出文正手。

又勅劉仲祿云。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縣遠。道眾所須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從之。十八日。南往龍陽。道友送別多泣下。師以詩示眾曰。生前暫別猶然可。死後長離更不堪。天下是非心不定。輪回生死苦難甘。翌日到龍陽觀。過冬。十一月十有四日。赴龍巖寺齋。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三。有游奉聖州龍巖寺一律。又卷五有游龍巖寺二絕。案元史。世祖紀。至元四年冬十月。降德興府爲奉聖州。則雙溪所游。卽此。

寺也。

以詩題殿西廡云。杖藜欲訪山中客。清夜

藏本請夜  
作空山

沈沈淡無色。夜來飛雪映

巖阿。今日山光映天白。天高日下松風清。神游八極騰虛明。欲寫山家本來面。道人活計無能名。十二月。以詩寄燕京道友云。此行真不易。此別話應長。北蹈野狐嶺。西窮天馬鄉。陰山無海市。白草有沙場。自歎非元聖。如何歷大荒。又云。京都若有餞行詩。早寄龍陽出塞時。昔有上牀鞋履別。今無發軔夢魂思。復寄燕京道友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畱。去歲幸逢慈詔下。今年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里。

皇帝舊  
元里多

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

命得消憂。辛巳之上元。醺於宣德州朝元觀。以頌示眾云。生下一團腥臭物。種成三界是非魔。連枝帶葉無窮勢。跨古騰今不奈何。以二月八日啓行。時天氣晴霽。道友餞行於西郊。遮馬首以泣曰。父師去萬里外。何時復獲瞻禮。師曰。但若輩道心堅固。會有日矣。眾復泣請。果何時耶。師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兼遠

涉異域。其道合與不合。未可必也。眾曰。師豈不知。願預告弟子。

藏本字

度不

獲已。乃重言曰。三載歸。三載歸。十日宿翠幃。

藏本作幃

口。

方輿紀要。翠屏山在萬全右衛北三里。兩峽高百餘丈。望之如屏。

明日。北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

張德輝紀行。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抗胡嶺。由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毼車。逐水草畜牧。非復中原風土。案野狐。抗胡。一聲之轉。

道人之心。無所

藏本作適

不可。宋德方等

等字據藏本增

指戰場白骨曰。我歸當薦以金錄。

此亦余北行中因緣一端。

藏本作緣

耳。

元史本華黎傳。金兵四十萬。陳野狐嶺北。本華黎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陳。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滄河。僵屍百里。

北過撫州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烟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藏本無下池字迤邐東北去。

金史地理志。撫州豐利縣有蓋里泊。黑韃事略。寔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曰界里泊。其水暮沃而夜成鹽。客人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據徐寔說。泊與鹽池爲一。據此記。則泊與鹽池爲二。案蓋里泊在撫州東北。當卽今太僕寺牧場東之克勒湖。其南卻無迤邐東北去之鹽池。疑此記誤也。自出塞至此。始見人烟。則撫州無人可知。張德輝紀行亦云。北過撫州。惟荒城在焉。

自此無河。多鑿沙井以汲。南北數千里。亦無大山。馬行五日。出明昌界。

謂金章宗明昌中所築堡障也。張德輝紀行。昌州之北。行百里。有故壘隱然。連瓦山谷。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堡障也。城有戍者之所居。王惲秋澗先生文集。中堂事記。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尙宛然也。距

舊桓州三十里。案長春自蓋里泊北行。則所經界壕。當在桓州之西。昌州之東北。與張王二人所見。正爲一物。此記目之爲明昌界。則張氏所記魚兒灤西北四驛之外堡。當是世宗大定中所築也。

以詩紀實云。坡陀折疊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惟有馬回還。地無木植惟荒草。天產邱陵沒大山。五穀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顏。又行六七日。忽入大沙陀。

雙谿醉隱集一。涿邪山詩注。卽今華夏猶呼沙漠爲沙陀。其磧有矮榆。大者合抱。東北行千里。外無沙處。絕無樹木。

張德輝紀行。自堡障西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嶺邱阜。旣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樛散而叢生。

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灤。

紀行。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始過魚兒泊。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

中有陸道。達於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案魚兒泊。卽今達里泊。張氏謂泊有二。正與今達里泊及岡愛泊。形勢同。又中有陸道。達於南北。正與今驛路出二泊之間者同。又謂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考元史特薛禪傳。甲戌。太祖在迭蔑可兒。諭案陳曰。可木兒。溫都兒。答兒腦兒。迭蔑可兒之地。汝則居之。又至元七年。韓羅陳萬戶及其妃囊加眞公主。請於朝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子。是實本藩駐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帝從之。遂名其地爲應昌云云。案答兒腦兒。答兒海子。卽達里泊。太祖以之封弘吉刺氏。弘吉刺氏世尙公主。故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是魚兒澤。卽今達里泊。更不容疑。近人乃或以祕史之捕魚兒海子。今之貝爾湖。當之。度以地望。殊不然也。

始有人烟聚落。多以耕釣

原誤作釣  
據臧本改爲業。

蒙古游牧記。達里諾爾產魚最盛。諾爾之利。蓋克什克騰。阿巴噶。阿巴哈納

爾三部蒙古共享之。所產滑子魚。每三四月閒。自達里諾爾溯流而進。填塞河渠。殆無空隙。人馬皆不能渡。然則魚兒泊之名。蓋本於此。

時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詩云。北陸祁寒自古稱。沙陀三月尙凝冰。更尋若士爲黃鵠。要識修鯢化大鵬。蘇武北遷愁欲死。李陵南望去無憑。我今返學盧敖志。六合窮觀最上乘。

湛然居士文集

五。

過閭居河四律。卽用此詩韻。文正辛壬閒所追作也。

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四旁遠有人烟。皆黑車白帳。隨水草放牧。盡原隰之地。無復寸木。四望惟黃雲白草。行不改塗。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

遼史作臚胸河。金史作龍駒河。或作龍居河。元史作臚胸河。或怯綠連河。湛然居士集。作閭居河。張耀卿紀行云。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漣沱之三。北語云翁陸連。漢言驢駒河也。金史地理志。龍駒河。國言曰喝必

刺。必刺之言水也。喝卽翕陸連之略。

水濡馬腹。旁多叢柳。渡河北行三日。入小沙陀。四月朔。至韓辰大王帳下。冰始泮。水微萌矣。時有婚嫁之會。五百里內首領。皆載馬潼助之。阜車氈帳。成列數千。七日見大王。問以延生事。師謂須齋戒而後可聞。約以望日授受。原脫受字據藏本補至日。雪大作。遂已。大王復曰。上遣使萬里請師問道。我曷敢先焉。且諭阿里鮮見畢東還。須奉師過此。十七日。大王以牛馬百數。車十乘。送行。馬首西北。二十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

沈子敦堽。以此海爲杜勒鄂謨。則前流入陸局河之沙河。乃鄂爾順河也。近仁利丁謙。以此海爲呼倫湖。則前沙河。乃海刺爾河也。以上文自魚兒灤東北行二十餘日至沙河。及此周數百里之文觀之。則丁氏之說近之。韓辰大王卓帳之地。亦由此推知矣。

張德輝紀行。自魚兒泊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頽址。望之繇延不盡。亦前朝所

築之外堡也。自外堡行一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漈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張氏自魚兒泊抵驢駒河。凡行十九驛。此行二十餘日。里數殆相等。但張氏自魚兒河西北行。此東北行。因不能視爲一途耳。

風浪漂出大魚。蒙古人各得數尾。並河南岸西行。時有野鷺得食。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既眾星乃見。須臾復明。時在河南岸。

蝕自西南  
生自東北

其地朝涼而暮熱。草

多黃花。水流東北。兩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廬帳。

黑韃事略。穹廬有二樣。草地之制。以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氈縫定。不可卷舒。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

水道提綱。克魯倫河。自源西南流四百餘數十里。折而東南流。長春自東來。至河曲。距河源尙四百餘里。故云然。

其西南接魚兒濼驛路。

沈子敦曰。驛路本由魚兒濼西北行。逕抵臚胸河曲。當黑山之陽。張參議所

行。是也。真人以赴韓辰之請。改向東北行。由王帳下西至臚胸河曲。方與魚兒濼驛路合。故記云然。自河曲以西。與參議行程合矣。

蒙古人喜曰。前年已聞父師來。因獻黍米石有五斗。師以斗棗酬之。渠喜曰。未嘗見此物。因舞謝而去。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

沈子敦曰。紀行言西南行九驛。抵渾獨刺河。記言驛路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而不言有河。董方立跋。推校日影。而斷其地。在土拉河之南。喀魯哈河之東。近今喀爾喀上。謝圖汗中。右旗地。語最精確。蓋真人與參議所行。實是一涂。語有詳略耳。大山峭拔者。卽土拉河南岸喀魯哈河東岸之山也。

從此以西。漸有山阜。人烟頗眾。亦皆以黑車白帳爲家。其俗收且獵。衣以韋毳。食以肉酪。男子結髮垂兩耳。

蒙韃備錄。上自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婆焦。如中國小兒。畱三筍頭在顙門。

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摠小角。垂於肩上。鄭所南心史大義略敘三搭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畱當前髮。剪短散垂。卻析兩旁髮。垂綰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狼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狼顧。或合髻爲一。直拖垂衣背云云。余見烏程蔣氏藏元無名氏羽獵圖。人皆垂兩髻。與二書合。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阜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鶯鴨。名曰故。大忌人觸。出入廬帳。須低徊。

蒙韃備錄。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紅青錦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以紅青絨飾之。黑韃事略。寔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爲骨。包以紅綃金帛頂之。上用四直尺長柳枝或鐵打成杖。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彩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楊允孚灤京雜詠。香車七寶固姑袍。旋摘修翎付女曹。自注。凡車中戴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許。拔付女侍手持。對坐車中。雖后妃馭象亦然。是元

末雖后妃。亦用雉尾。與事略所紀元初之制。異矣。  
俗無文籍。或約之以言。或刻木爲契。

蒙韃備錄。韃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國俗也。黑韃事略。韃人本無字書。行於本國者。則止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角。大率只刻其數。

遇食同享。難則爭赴。有命則不辭。有言則不易。有上古之遺風焉。以詩敘其實云。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煙不斷水長流。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髮異中州。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只自由。

湛然居士文集<sub>五</sub>。感事四首。用此詩韻。

又四程。西北渡河。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基址。若新街衢。莽陌可辨。制作類中州。歲月無碑刻可考。或云契丹所建。既而地中得古瓦。上有契丹字。蓋遼亡。士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也。

張德輝紀行。遵渾獨刺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可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此水北流矣。由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里紇都。乃弓匠積養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悞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云云。案此記之契丹東西二故城。與紀行之二故城。殆未可遽視爲一。此記東西有故城一語。緊接於西北渡河之後。河者喀魯哈河。則所謂東西者。當指喀魯哈河之東西。拉特祿夫蒙古圖志。喀魯哈河右有二廢城。隔河相望。殆謂是矣。至張氏所經之東故城。則尙在其東。張云。遵河刺河獨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背山面水。自此水北流。是張氏所經故城。在土拉河西流北折之處。殆遼時防維二州城之一。沈子敦據俗本紀行。譌遵河而西。爲過河而西。遂置此城於土拉河及喀魯哈河之西。不知由驛路西行。不必過土拉河。若既渡土拉河。則所云自此水北流者。又指何水乎。故張記之東故城。實

在土拉河曲之南。而此記之東故城。則在喀魯哈河東南岸。此兩書之東故城。不能遽視爲一者也。至二西故城。則此記之西故城。以記文敘次言之。當東距喀魯哈河不遠。而紀行之西故城。則遠在鄂爾昆河岸。紀行謂吾悞竭腦兒之正西。有小故城。案吾悞竭腦兒。卽今之額歸泊。今泊西有湖。名<sup>Уулу</sup>者。其旁有廢城。茲伽可汗及闕特勤二碑。皆在其左右。張氏所稱。始謂是城。沈子敦并爲一談。非是。

又言西南至尋思干城。

原無城字據藏本增

萬里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

此因契丹故城而旁記之。舊史不記西遼都尋思干事。然下文云。邪迷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湛然居士文集<sup>四</sup>。再用韻紀西游事詩注。西域尋思干城。西遼目爲河中府。攷契丹舊制。惟五京始有府名。尋斯干稱河中府。則大石未都虎思斡耳朶時。必先都尋斯干。後因建爲陪都耳。又遼史天祚紀。大石傳子。至孫而亡。加以兩女主。亦僅五帝。此云歷七帝。乃傳聞之

誤。

六月十三日。至長松嶺後宿。松栝森森。千雲蔽日。多生山陰澗道間。山陽極少。十四日。過山。渡淺河。

卽鄂爾昆河。丁氏謙引元史國語解。鄂爾昆。淺也。

天極寒。雖壯者不可當。是夕宿平地。十五日。曉起。環帳皆薄冰。十七日。宿嶺西。時初伏矣。朝莫亦有冰霜。已三降。河水有漸冷如嚴冬。土人云。常年五六月有雪。今歲幸晴暖。師易其名曰大寒嶺。凡遇雨多雹。山路盤曲。西北約

藏本  
作且百餘

里。旣而復西北。始見平地。有石河。長五十餘里。

當卽博爾哈爾台河。

岸深十餘丈。其水清冷可愛。聲如鳴玉。峭壁之間。有大蔥。高三四尺。澗上有松。高十餘丈。西山連延。上有喬松鬱然。行五六日。峯回路轉。林巒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樺雜木。若有人烟狀。尋登高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

淵深恐人。

此海子。疑卽集爾瑪台河相連之察罕泊也。雙溪醉隱集<sup>五</sup>。金蓮花甸詩注。和林西百餘里。有金蓮花甸。金河界其中。東匯爲龍渦。陰崑千尺。松石騫疊。俯視龍渦。環繞平野。是僕平時游息漁獵之所也。按金河。疑指集爾馬台河上源。龍渦。疑卽海子。

二十八日。泊窩里朶之東。宣使先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漫沒軸。絕流以濟。

此河。疑卽察罕鄂倫河也。張德輝紀行。自和林川之西北。行一驛。過馬頭山。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墩。自墩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於西夏故也。其水亦西北流。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之陰多松林。嶺之陽帳殿在焉。乃避暑之所也。今案此記窩里朶。正與張記避暑之所。地望道里相合。蓋定宗時避暑之所。與太祖時略同矣。惟

張云。此河名唐古。又云源出西夏。皆非事實。

入營駐車南岸。

案既云河水東北流。則濟河之後。不得駐車南岸也。此恐有誤。

車帳千百。日以醍醐。渾酪爲供。漢夏公主。皆送寒具等食。

金史宣宗紀。貞祐二年三月。奉衛紹王公主。歸於大元太祖皇帝。是爲公主。皇后。卽此記之漢公主也。元朝祕史續集。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其主。不見罕降。將女子名察哈的。獻與成吉思。察哈。卽此記之夏公主也。黍米。斗白金十兩。滿五十兩。可易麪八十斤。蓋麪出陰山之後。

陰山。古今皆謂之天山。元人獨呼陰山。而卻呼塞北之陰山。爲天山。

二千餘里。西域賈胡。以橐駝負至也。中伏。帳房無蠅。窩里朶。漢言藏本作語行宮也。

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是藏本作此之盛也。七月九日。同宣使

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墳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迹。又

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西從原誤作而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於山之陽。韭茂如芳草。夾道連數十里。北有故城。曰曷刺肖。

曷刺肖地望。正與烏里雅蘇台合。疑烏里雅蘇台。卽曷刺肖之轉語。上文所謂一水西流者。當亦指烏里雅蘇台河也。

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水草極少。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

拂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因以詩紀其行。當時悉達悟空晴。發軔初來燕子城。撫州柔遠縣。倚大定十年置於燕子城。是撫州也。

今案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倚大定十年置於燕子城。

北至大河三月數。卽達約二千餘里。西臨積雪半年程。謂此地也。山常有雪。東

到盡不能隱地回風坐。道法有回風隱地。斗藏有天之術。卻使彌天逐日行。行到水窮山盡處。

斜陽依舊向西傾。郵人告曰此雪山北。是田鎮海八刺喝孫也。

元史鎮海傳。怯烈台氏。太祖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

人刺喝孫。漢語爲域。中有倉廩。故又呼曰倉頭。七月二十五日。有漢民工匠。絡繹來迎。悉皆歡呼歸禮。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又有章宗二妃。曰徒單氏。曰夾谷氏。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

金史百官志。章宗五妃位。有眞妃徒單氏。麗妃徒單氏。昭儀夾谷氏。又撚抹盡忠傳。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裝束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塗。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後徒單吾典。告盡忠謀反。上憮然曰。朕何負衆多。彼弃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妾偕來。是固有罪。遂誅之。

尹志平葆光集中。臨江仙詞序。袁夫人住沙漠十年。後出家回都。作詞以贈之。詞云。十載飽諳沙漠景。一朝復到都門。如今一想一傷魂。休看蘇武傳。莫說漢昭君。過去未來都撥去。眞師幸遇長春。知君道念日添新。皇天寧負德。

后土豈虧人。

顧謂師曰。昔日稔聞師監本無道德高風。恨不一見。不意此地有緣也。翌日。阿

不罕山北。

卽元史鎮海傳之阿魯歡。疑卽今烏里雅蘇台西南之阿爾洪山也。元史食貨志勸

原有元里羊罕千口元里羊罕之書山也則阿魯歡爲今阿爾洪山無疑閣復駙馬高唐忠獻王碑中

統初。毀起闕牆。愛不花敗。叛將闊不花。於案檀火爾歡。獲其屬鎮海。案案壇。

卽阿爾泰山。火爾歡。卽阿魯歡。鎮海。據碑文。雖似人名。疑亦指此鎮海城也。

許有玉石立相生烈公神道神承命關元里羊數地爲近田且城之因公名移其地曰阿爾洪又曰稱海偉公守局所任萬餘口居作後以其半不能寒者移

弘用此館海爲城名之證此作阿不罕山。疑是阿爾罕之譌。然秋澗先生文集五十一衛

輝路監郡塔必公神道碑。王父押脫玉倫。太祖時授阿不罕部工匠總管。記

言此地有漢民工匠。則此地自有阿不罕之名。或又名阿魯歡也。此地西距

金山不遠。屠敬山。以喀老哈河西之阿巴漢山當之。甚誤。

鎮海來謁。師與之語曰。吾壽已高。以皇帝二詔丁寧。不免遠行數千里。方臨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爲務。喜見此閒秋稼已成。余欲於此過冬。以待鑾輿之回。何如。宣使曰。父師既有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公曰。近有勅諭處官員。如遇真人經過。無得稽其行。監本無程字蓋欲速見之也。父師若需於此。則罪在鎮海矣。願親從行。凡師之所用。敢不備。師曰。因緣如此。當卜日行。公曰。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宜減車從。輕騎以進。用其言。畱弟子宋道安輩九人。選地爲觀。人不召而至。壯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財。聖堂方丈。東廚西廡。左右雲房。無瓦背不一月落成。榜曰栖霞觀。時稷黍在地。八月初霜降。居人促收麥。霜故也。大風傍北山西來。黃沙蔽天。不相物色。師以詩自嘆曰。某也東西南北人。從來失道走風塵。不堪白髮垂垂老。又踏黃沙遠遠巡。未死且令觀世界。殘生無分樂天真。四山五岳多游徧。八表飛騰後入神。八日。攜門人虛靜先生。趙九古輩十人。從以二車。蒙古驛騎二十餘。傍大山西行。

宣使劉公。鎮海相公。久百騎李家奴。鎮海從者也。因曰。前此山下精。截我腦後髮。我甚恐。鎮海亦云。乃滿國王亦曾在此。爲山精所惑。食以佳饌。師默而不答。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出軍。始闢其路。

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次三太宗皇帝。

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

監本五作三

嶺。南出山前。臨

河止泊。

此河。當是烏倫古河。劉郁西使記所謂龍骨河也。

從官連幕爲營。因水草便。以待鋪牛驛騎。數日乃行。有詩三絕云。八月涼風爽氣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勝槩無才思。空對金山皓月明。其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盤桓賞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獨嘯夜光毳。其三云。金山雖人不孤高。四面長拖拽腳牢。橫截大山心腹樹。千雲蔽日競呼號。

耶律文正湛然居士集<sup>七</sup>。有過金山和人韻三首。金山突兀翠雲高。清賞渾如享太平。半夜穹廬伏枕臥。亂雲深處野猿號。金山前畔水西流。一片晴山萬里秋。蘿月團團上東嶂。翠屏高挂水晶球。金山萬壑門聲清。山氣空濛弄晚晴。我愛長天漢家月。照人依舊一輪明。均和此三詩韻。而次序不同。

渡河而南。前經小山。石雜五色。其旁草木不生。首尾七十里。復有二紅山當路。又三十里。鹹鹵地。中有一小沙井。因駐程。挹水爲食。傍有青草。多爲羊馬踐履。宣使與鎮海議曰。此地最難行處。相公如何則可。公曰。此地<sup>原本無此二補</sup>我知之久矣。同往諮師。公曰。前至白骨甸。

雙溪醉隱集<sup>一</sup>。戰城南詩注。白骨甸在唐燭龍軍地。有西僧智全者。該通漢字。曰。父老相傳。白骨甸從漢時有此名。

地皆黑石。約行二百餘里。達沙陀北邊。頗有水草。更涉大沙陀百餘里。東西廣袤。不知其幾千里。及回紇城。方得水草。師曰。何謂白骨甸。公曰。古之戰場。凡疲

兵至此。十無一還。死地也。頃者。乃滿大勢。亦敗於是。

元朝祕史<sup>八</sup>。鼠兒年。成吉思自去追襲脫黑脫阿。到金山住。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去。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相合了。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整治軍馬。成吉思至其地。與他廝殺。脫黑脫阿中亂箭死。人馬敗走。渡額兒的失河。溺死者過半。餘亦皆散亡。於是。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至回回地面垂河。行與合刺乞塔種人古兒罕相合了。案額兒的失河。在白骨甸之北。或乃蠻古出魯克。奔委兀時。經此甸耳。

遇天晴書行。人馬往往困斃。惟暮起夜度。可過其半。明日向午。得及水草矣。少憩。俟晡時卽行。當度沙嶺百餘。若舟行巨浪然。又明日辰巳間。得達彼城矣。夜行<sup>原本改</sup>。良便。但恐天氣黯黑。魑魅罔兩爲祟。我輩當塗血馬首以厭之。師乃笑曰。邪精妖鬼。逢正人遠避。書傳所載。其孰不知。道人家何憂此事。日暮遂行。牛乏。皆道弃之。馭以六馬。自爾不復用牛矣。初在沙陀北。南望天際。若銀霞。

問之

本無此二字據本補

左右皆未詳。師曰。多是陰山。翌日。過沙陀。遇樵者。再問之。皆

曰然。於是途中作詩云。高如雲氣白如沙。遠望那知是眼花。漸見山頭堆玉屑。遠觀日腳射銀霞。橫空一字長千里。照地連城及萬家。從古至今常不壞。吟詩寫向直南誇。

湛然居士文集二。過陰山和人韻。其三。八月陰山雪滿沙。清光凝目炫生花。插天絕壁噴晴月。擎海層巒吸翠霞。松檜叢中疏畎畝。藤蘿深處有人家。橫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誇。卽用此詩韻。

八月二十七日。抵陰山後。回紇郊迎。至小城北。

本無此字據本補

酋長設蒲萄酒及名

果。大餅。渾葱。裂波斯布。

卽下文禿鹿麻。詳下注。

人一尺。乃言曰。此陰山前三百里。和州也。其地大熱。蒲萄至夥。

耶律文正西游錄。別石把南五百里。有和州。卽唐之高昌。明史西域傳。火州

在柳城西七十里。土魯番東三十里。卽漢車師前王地。隋時爲高昌國。宋時回鶻居之。元名火州。

翌日沿川西行。歷二小城。

此記抵陰山後。隨思馬大城。東有三小城。案元和郡縣志。庭州下。郝遮鎮在蒲類東北四十里。當迴鶻路。鹽泉鎮在蒲類東北二百里。當迴鶻路。特羅堡子在蒲類東北二百餘里。四面有磧。置堡子處。周回約二十里。有好水草。卽往迴鶻之東路云。案長春所行之道。正唐時由回鶻往庭州之道。則記中之三小城。當卽元和志之一堡二鎮也。元史哈刺赤北魯傳。哈刺赤哈赤北魯。從帝西征。至別失八里東獨山。見城無人。帝問此何城也。對曰。獨山城。往歲大饑。民皆流移之它所。然此地當北來要衝。宜耕種。以爲備。臣昔在唆里迷國時。有戶六十。願移居此。帝曰。善。遣其子月朶失野訥。佩金符。往取之。父子皆畱居焉。後六年。太祖西征。還見田野墾辟。民物繁庶。問哈刺赤哈

赤北魯則已死矣。乃賜月朶失野訥都督印章。兼獨山城達魯花赤。然則此三小城之一。元時名獨山城也。

皆有居人。時禾麥初熟。皆賴泉水澆灌得有。秋少雨故也。西卽鼉思馬大城。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別失八里。西游錄。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雙溪醉隱集<sup>五</sup>。庭州詩注。庭州北庭都護府也。輪臺隸焉。後漢車師後王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今卽其俗謂之伯什巴里。蓋突厥語也。伯十。華言五也。巴里。華言城也。歐陽玄高昌契氏家傳。北庭者。今別失八城。此鼉思馬。卽別失八里。別石把。伯什巴里之異譯。

王官士庶僧道數百。具威儀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泊於城西蒲萄園之上閣。時回紇王部族<sup>臨本作勸</sup>供蒲萄酒。

時畏兀兒王亦都護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從太祖征西域。故止有部族在。供以異花雜果名香。且列侏儒伎樂。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

因問風俗。乃曰。此大唐時北庭端府。

徐星伯曰。端府卽都護府之合音。

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德政。諸夷心服。惠及後人。於今賴之。有龍興西寺二石刻在。

佛說十地經首題。大唐國僧法界。從中印度。持此梵本。請于闐三藏沙門尸羅達摩。於北庭龍興寺譯。

功德煥然可觀。寺有佛書一藏。唐之邊城。往往尙存。其東數百里有府。曰西涼。其西三百餘里有縣。曰輪臺。

元和郡縣志。輪臺縣在庭州西四十二里。太平寰宇記。輪臺縣東至州四百二十里。以元和志及唐志庭州至清海軍之道里差之。寰宇記是也。此云三百餘里。西游錄云。別失巴城西二百餘里有輪臺縣。蓋約略言之。

師問曰。更幾時得至行在。皆曰。西南更行萬餘里卽是。其夜風雨作。園外有大

樹復出一篇示眾云。夜宿陰山下。陰山夜寂寥。長空雲黯黯。大樹葉蕭蕭。萬里程塗臨本作遠。三冬氣候韶。全身都放下。一任斷蓬飄。

湛然居士集二。過陰山和人韻。其二云。羸馬陰山道。悠然遠思遼。青巒雲靄靄。黃葉雨蕭蕭。未可行周禮。誰能和舜韶。嗟吾浮海粟。何礙八風飄。卽用此詩韻。

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

至元辨僞錄卷三。帝對諸師曰。釋道兩路。各不相妨。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案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云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唐寫本景教三威蒙度贊云。應身皇子彌施訶。此彌失訶。卽彌施訶。迭屑人奉彌失訶。則迭屑頭目。乃景教之長老也。

南望陰山。三峯突兀倚天。因述詩贈書生李伯祥生相人。詩云。三峯並起插雲

寒。四壁橫陳繞湖盤。雪嶺居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難觀。人云向此冰池之開

巖深可避刀兵害。其最險固逢亂世堅守則得免其難水眾能滋稼穡乾。下有泉源可以灌漑田禾每歲成名鎮

北方爲第一。無人寫向畫圖看。

浩然居士文集。過金山用人韻一律。卽用此詩韻。

又歷二城。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

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彰八里。八里之言城堡也。唐書地理志。輪臺縣西百五

十里。有張堡城守捉。疑卽此城。

其王畏午兒。與鎮海有舊。率眾部族及回紇僧。皆遠迎。旣入齋於臺上。泊其夫

人勸蒲萄酒。且獻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許。其香味。蓋中國未有也。園蔬同

中區。有僧來侍坐。使譯者問看何經典。僧云。剃度受戒。禮佛爲師。蓋此以東。昔

屬唐。故西去無僧。監本僧下有道字回紇但禮西方耳。翌日。傍陰山而西。約十程。又度

沙場。其沙細。遇風則流。狀如驚濤。乍聚乍散。寸草不萌。車陷馬滯。一晝夜方出。

蓋白骨甸大沙分流也。南際陰山之麓。踰沙又五日。宿陰山北。詰朝南行。長坂七八十里。抵暮乃宿。天甚寒。又無水。晨起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峯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

今賽里木泊。西游錄。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樹陰翳翳。不露日色。

沿池正南下。左右峯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白巔及麓。何啻萬株。

今松樹頭。金元間謂之松關。湛然居士集三。過夏國新安縣詩。昔年今日度

松關。

自注西域陰山有松關

車馬崎嶇行路難。瀚海潮噴千浪白。天山風吼萬林丹。

眾流入。峽奔騰洶涌。曲折彎環。可六七

監本七下  
有十字

里。二太子扈從西征。

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

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入東西大川。水草盈秀。天氣似春。稍有桑棗。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阿力麻里。西游錄。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爲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案此城在伊犁河東。以地望度之。當卽唐書地理志注之弓月城。

### 鋪速滿國王。

洪侍郎鈞引多桑書。有阿力麻里王雪格那克的斤。卽此王也。鋪速滿。元史作木速兒蠻。西游錄作謀速魯蠻。西使記作沒速魯蠻。義爲回教徒。此云鋪速滿國王。蓋阿里馬以西諸國。並奉回教。上云西去無僧。是也。

### 暨蒙古塔刺忽只。

達魯花赤之異譯。

領諸部人來迎。宿於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

翻譯名義集七。兜羅絲。或云妬羅絲。樹名。絲從樹生。因而立稱。如柳絮也。亦

翻楊華。或稱兜羅毳者。毛毳也。諸蕃志卷上。南毗國產諸色番布。兜羅絁。又卷下。吉貝以之爲布。最堅厚者。謂之兜羅絁。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此禿鹿麻。卷下又作禿鹿馬。卽兜羅絁之異譯也。

舊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

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宋膺異物志。大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遂絕。則逐水草爲羣。新舊唐書佛菴傳及唐會要。均襲其說。劉郁西使記。羣羊出西海。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嚼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亦與異物志說略同。然湛然居士文集。西域河中雜詠云。無衣羶種羊。又十二贈高善長一百韻云。西方好風土。大率無蠶桑。家家植木絁。是爲羶種羊。是羶種羊。乃木棉別名。西使記之說。因襲故記。實不足據。劉祁北使記云。其衣衾茵幙。悉羊毳也。其毳植於地。其誤與西使記

同。

時得七束爲禦寒衣。其毛類中國柳花。鮮潔細軟。可爲線爲繩爲帛爲絛。農者亦決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歸。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

元史譯文證補。西域傳注。西域人呼契丹爲唐喀氏。乃遼史大賀氏之轉。此桃花石亦然。案唐喀氏一語。爲漢北西域呼中國人之通稱。已見于闐特勤碑之突厥文中。東西諸國學者注釋紛如。近日本桑原博士以爲漢語唐家子之音釋。說最近之。江少虞皇朝類苑<sub>七</sub>引倦遊錄云。至今廣州胡人呼中國爲唐家。華言爲唐言。

師自金山至此。以詩紀其行云。金山東畔陰山西。千巖萬壑攢深溪。溪邊亂石當道臥。古今不許通輪蹄。前年軍興二太子。<sub>三太子修金山</sub>修道架橋徹溪水。今年吾道欲西行。車馬喧闐復經此。銀山鐵壁千萬重。爭頭競角誇清雄。日出

下觀滄海近。月明上與天河通。參天松如筆管直。森森動有百餘尺。萬株相倚鬱蒼蒼。一鳥不鳴空寂寂。羊腸孟門壓太行。比斯大略猶尋常。雙車上下苦頓顛。百騎前後多驚惶。天池海在山頭上。百里鏡空含萬象。縣車東馬西下山。四十八橋低萬丈。河南海北山無窮。千變萬化規模同。未若茲山太奇絕。磊落峭拔如神功。我來時當八九月。半山已上純爲雪。山前草木暖如春。山後衣袞冷如鐵。

湛然居士文集二。過陰山和人韻。陰山千里橫東西。秋聲浩浩鳴秋溪。猿猱鴻鵠不敢過。天兵百萬馳霜蹄。萬頃松風落松子。鬱鬱蒼蒼映流水。六丁何事誇神威。天台羅浮移到此。雲霞掩映山重重。峯巒突兀何雄雄。古來天險阻西域。人烟不與中原通。細路縈紆斜復直。山角摩天不盈尺。溪風蕭蕭溪水寒。花落空山人影寂。四十八橋橫雁行。勝游奇觀眞非常。臨高俯視千萬仞。令人凜凜生恐懼。百里鏡湖山頂上。日暮雲烟浮氣象。山南山北多幽絕。

幾派飛泉練千丈。大河西注波無窮。千溪萬壑皆會同。君成綺語壯奇誕。造物縮手神無功。山高四更才吐月。八月山峯半埋雪。遙思山外屯邊兵。西風冷徹征衣鐵。又有再用前韻一首。復用前韻唱玄一首。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用前韻感事二首。並用此詩韻。皆在西域時作。

連日所供勝前。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

沒輦河也。

徐星伯曰。答刺速沒輦。今伊犁河。程春廬曰。答刺速沒輦與塔刺斯音近。然距阿里馬僅四日程。則星伯謂卽伊犁河者近是。若今塔刺斯河。遠在吹河之西。未必四程能達。今案徐程二說是也。西游錄。阿里馬城西有大河。曰亦列。唐書西域傳作伊列河。

水勢探闊。抵西北。流從東來。截斷陰山。河南復是雪山。十月二日。乘舟以濟。南下至一大山。山北有一小城。又西行五日。宣使以師奉詔來去。行在漸邇。先往馳奏。獨鎮海公從師。西行七日。度西南一山。逢東夏使回。禮師於帳前。

東夏使者屠敬山以爲卽金使烏古孫仲端。以仲端回程考之。歲月固合。然記中前稱金爲河南。此稱東夏。殆不近情。當是蒲鮮萬奴之使者也。元史太祖記。十年冬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天泰。十一年冬十月。蒲鮮萬奴降。以其子帖哥入侍。旣而復叛。僭稱東夏。親征錄作僭稱

東夏王

自是訖於太宗癸巳。萬奴之擒。紀傳均不見有萬奴事。然鄭麟趾高麗

史。高宗世家。五年戊寅。

元太祖十三年

十二月己亥朔。蒙古元帥哈眞及札剌。率兵

一萬。與東眞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丹賊。攻和猛順德四城。破

之。直指江東城。嗣是己庚辛三年。蒙古使者到高麗。輒與東眞使俱。是己庚

辛間。萬奴方與蒙古共討契丹。故有使者至西域。蓋萬奴雖自立名號。然尙

羈事蒙古。未嘗叛也。至甲申年。東眞移牒高麗。始有與蒙古已絕舊好之語。

然未幾又降於蒙古。耶律文正湛然居士文集四。用擗霄韻代水陸疏文云。

東夏再降烽火滅。西門一戰塞烟沈。顚觀頒朔施仁政。佇待更元布德音。此

詩作於太宗未卽位時。知東夏叛服非一次矣。

因問來自何時。使者曰。自七月十二日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

元聖武親征錄。壬午夏。避暑於答里寒寨高原。時西域速里壇札蘭丁遁去。遂命哲別爲前鋒。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爲繼。又遣脫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懼。弃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兵進襲。時蔑里可汗與札蘭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之。追及辛目連河。獲蔑里可汗。屠其衆。札蘭丁脫身入河。泳水而逸。遂遣人刺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擄忻都人民之半而還。案此實辛巳年事。親征錄及元史繫於壬午年。並誤。語詳親征錄校注。

明日遇大雪。至回紇小城。雪盈尺。日出卽消。十有六日。西南過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卽大石林牙。

大石林牙。石學名。

今案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世號爲西遼。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遼以學士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此大石林牙。卽以人名其都城。後又簡稱大石。如云大石東過二十程。又云西過大石半年居。是也。其地在今吹河之南。阿歷山大嶺之北。余有西遼都城考。今錄於後。

西遼建都之地。遼史天祚紀。作虎思斡兒朶。金史忠義粘割。韓奴傳。作骨斯訛魯朶。元史曷斯麥里傳。作谷則斡兒朶。郭寶玉傳。作古徐兒國訛夷朶。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作古續兒國訛夷朶。劉郁撰常德西使記。作亦堵。亦堵者訛夷朶之略也。長春真人西遊記。謂之大石林牙。亦略稱大石。則又以人名名其國都。而拉施特袁丁蒙古史。則謂之八喇沙袞。案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八里茫一地。經世大典圖。亦著此地。圖在阿力麻里之西南。柯耳魯即葛邏祿亦刺八里之南。倭赤今烏之西北。武進屠氏謂八里茫。乃八里沙之譌。卽以拉氏書中之八喇沙袞當之。案屠說是也。余意虎思斡耳

朶者。契丹之新名。其名行於東方。八喇沙袞者。突厥之舊名。早行於東西二土。八喇沙袞。卽唐書地理志。裴羅將軍城之對音也。攷資治通鑑考異二。引唐玄宗實錄。突厥葛邏祿首領。有裴羅達干。唐書突厥傳。突騎施黑姓可汗。有阿多裴羅。回鶻傳。骨咄祿毗伽闕可汗之名。爲骨力裴羅。又有將軍鼻施吐撥裴羅。大唐會要<sub>八十</sub>。有回紇演者裴羅。冊府元龜<sub>九五</sub>。紀突厥首領。有采施裴羅。又<sub>一九七</sub>及<sub>二九七</sub>。紀回紇使臣。有近支伽裴羅。阿德俱裴羅。裴羅達干等。是裴羅者。突厥種族中之人名也。將軍之稱。突厥回鶻亦已有之。是裴羅將軍一城。當是西突厥或唐之故名。訖遜金間。西域人猶以此名呼之。謂之八喇沙袞。元人又略稱八里沙。此地名源流之可尋者也。更由地理上言。則有三證。一。唐志引賈耽皇華四達記云。至熱海後百八十里。出谷。至裴羅將軍城。又西四十里。至碎葉城。北有碎葉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土姓可汗。每立君長於此。案熱海者。今之特穆爾圖泊。碎葉水。今之吹河。是裴羅將軍

城在吹河之南。而元朝祕史五云。王罕又走去回回地面垂河。行入合刺乞

塔種古兒皇帝處。

卷六蒙文同

又卷八云。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處。至

回回地面垂河。行與合刺乞塔種人古兒罕相合了。案垂河。卽吹河。合刺乞

塔卽黑契丹。蒙古人以之呼西遼。古兒皇帝。古兒罕。卽耶律大石自號之葛

兒罕。

遼史天祚紀

若闐兒罕。

元史楊思恭傳

者也。是西遼都城。地濱吹河。西游記言。西

南過板橋渡河。晚至南山下。卽大石林牙。此河亦謂吹河。西使記。契丹故居

有河曰亦。

句

運流洶洶東注。亦河卽葉河。亦卽碎葉河之略。此一證也。今吹

河之南。亦天山山脈。西人謂之阿歷山大嶺。西游記之南山。卽謂此山。西使

記云。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則兼南山與水北之鞞丹山而言。此二證

也。唐志。自裴羅將軍城至咀羅斯之距離。凡三百五十里。據大唐西域記及

慈恩法師傳。則五百八九十里。

兩書無裴羅將軍城今以自素葉水城至咀羅斯之里數加四十里計之

大抵賈

眈所記里數。率較玄奘爲短。當由計里之單位或方法不同。徵之元人所記。

則邱長春自大石林牙西行七八日。始見一石城。

此即吐羅斯以長春前北沿山向西行而至此山忽

南去乃並西南山行與所或記自素葉至吐常德以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

二十八日過塔賴寺。塔賴寺即長春所見之石城。所以有遲速者。長春以車

行。常德以馬行。故遲速不同。即如自吐羅斯至賽藍。長春行五日。常德僅三

日。自賽藍至尋斯干。長春行十四日。常德行八日。以比例求之。則常德五日

之行程。正當長春七八日。是二書所記。自西遼都城至吐羅斯之行程。正與

唐人所記。自裴羅將軍城至吐羅斯之里數。相應。此三證也。雖此種證明亦

得適用於碎葉城。然八喇沙袞之名。與裴羅將軍四字對音最密。自不得不

捨彼取此矣。考隋唐以來。熱海以西諸城。碎葉爲大。突厥盛時。已爲一大都

會。慈恩傳言至素葉水城。逢突厥可汗。方事畋游。軍馬甚盛。及唐高宗既滅

賀魯。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碎葉備四鎮之一。

唐書西調露中都護王方翼築碎葉城。四面十二門。爲屈曲隱伏之狀。

唐書地理志

後突騎施烏質勒

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城。因徙居之。同突厥傳開元十年。十姓可汗請居碎葉

城。安西節度使湯嘉惠表以焉耆備四鎮。同西域傳嗣後突騎施別種蘇祿子吐

火仙復居之。同突厥傳天寶七年。始爲北庭節度使王正見所毀。通典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

後葛祿復據其地。唐中葉以後。與西城隔絕。其地遂無所聞。及耶律大石既

平西域。思復契丹故地。乃東徙於此。然不都碎葉。而居其東南四十里之裴

羅將軍城者。蓋唐時碎葉故城。已毀壞無餘故也。而金史忠義傳言契丹所

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帀。則其廣大。當遠過於唐之碎葉。更無論

裴羅將軍城矣。據遼史天祚紀。自大石都此。訖直魯古之亡。凡七十有八年。

其未東徙時。則都於尋斯干。此事雖不見於遼史。然謂班師東歸馬行二十

日得善地。正與長春尋斯干詩所謂大石東過二十程者相合。故西遼名尋

斯干爲河中府。東徙之後。仍建爲陪都。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思干。萬里外回

紇最佳處。契丹都焉。卽以其西都言之。耶律文正湛然集。和裴子法見寄

云。扈從出天山。從客游大石。此大石謂尋斯干。蓋尋斯干與虎思斡耳。朶爲契丹東西二京。故並得大石之名耳。西遼都城。自來未有真切言之者。故聊發其概焉。

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其風土氣候。與金山以北不同。平地頗多。以農桑爲務。釀蒲萄爲酒。果實與中國同。惟經夏秋無雨。皆疏河灌溉。百穀川成。

通典三一九。從碎葉川至西海。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

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釀酒醋乳。

東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萬里。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土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

遼史天祚紀。仁宗次子直魯古卽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元史譯文證補。太祖本紀。龍年。乃蠻

太陽汗古出魯克西奔。哈刺乞斛古兒汗。收撫之爲義子。嫁以女。鼠年。哲別  
 逐古出魯克。至巴達克山撒里黑庫爾之地。殺之。先是古出魯克。知古兒汗  
 無能。東方屬部皆叛。從蒙兀。西域亦叛。又聞其父敗殘。舊部尙在藏匿。思得  
 其衆。以奪國土。言於古兒汗曰。我離舊地已久。今蒙兀兒往征乞斛。乘今之  
 時。我往葉密里哈押立克。別失八里。招集潰卒。衆必來從。可藉其力。以衛本  
 國。古兒汗信之。旣東行。乃變舊衆果來附。復遇貨勒自彌之使。欲共謀古兒  
 汗。卽約東西夾攻。議旣定。古出魯克卽進入喇沙袞。古兒汗與戰敗之。古出  
 魯克退而集衆。而貨勒自彌與撒馬爾干之兵。已至塔刺思。古出魯克乘機  
 再進。獲古兒汗。陽爲尊崇。實則篡國。越二載。古兒汗以憂悲卒。古出魯克旣  
 得位。諭令民間奉佛。不得奉謨罕默德。帝聞之。遣哲別往征。古出魯克在喀  
 什噶爾。軍未至。先遁。沿路居民。皆不容納。將入巴達克山。而哲別追及於撒  
 里黑庫爾山徑窄隘處。殺之。

又聞前路多阻。適壞一車。遂畱之。十有八日。沿山而西七八日。山忽南去。一石城當路。石色盡赤。

卽咀羅斯城。大唐西域記。自素葉水城至咀邏私。皆西行。自咀邏私以往。乃西南行。正與此合。

有駐軍古跡。西有大冢。若斗星相聯。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

劉郁西使記。二十八日。過塔賴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明史西域傳。賽藍在達失干之東。西去撒馬兒罕千餘里。有城郭。周三里。案此城名。未見古書。大唐西域記。咀邏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又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斡赤建國。又云。斡赤建國。周千餘里。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書石國言以此記及西使記所記賽藍地望定之。正與唐初之斡赤建國相當。且其國有王。乃國名非城名之證。

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於郭東原上。卽行西南。復三日。至一城。其王亦回紇。

案卽今塔什干城。古石國也。西域記。從敘赤建國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年已耄矣。備迎送禮。供以湯餅。明日。又歷一城。

西使記。三月一日。過賽藍城。三日。過別失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已節。四日。過忽章河。此一城卽別失蘭。亦卽拉施特書之白訥克特也。

復行二日。有河。是爲霍闌沒輦。

今錫爾河。其南有霍闌城。故稱霍闌沒輦。西使記及元史郭寶玉傳。作忽章。

河。明史西域傳作火站河。唐書西域傳。石國南二百里所。俱戰提。西游錄。塔刺思城西南四百餘里。有苦蓋城。卽此霍闐也。

由浮橋渡。泊於西岸。河橋官獻魚於田相公。巨口無鱗。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其幾千里。河之西南。絕無水草者二百餘里。卽夜行。復南望大雪山而西。山形與邪米思干之南山相首尾。復有詩云。造物崢嶸不可名。東西羅列自天成。南橫玉嶠連峯峻。北壓金沙帶野平。下枕泉源無極潤。上通霄漢有餘清。我行萬里慵開口。到此狂吟不勝情。

湛然居士文集二。過陰山和人韻之四。卽用此詩韻。又至一城。得接水草。

今烏刺塔白城。古東曹國也。唐書西域傳。東曹。或曰率都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坦那。蘇都識匿。凡四名。東北距俱戰提霍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邪米思干。東北寧遠。皆四百里。大唐西域記。率堵利瑟那國。西北入大沙磧。絕無水草。

又云。從此至颯秣建國。五百餘里。均與此城位置合。

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仰。飯於城南。獻蒲萄酒。且使小兒爲緣竿舞刀之戲。再經二城。山行半日。入南北平川。宿大桑樹下。其樹可蔭百人。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初。帝之西征也。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

邪米思干。前作尋思干。元史地理志。作撒馬耳干。古康國也。隋書西域傳。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唐書西域傳。康者。一曰薩末韃。亦曰颯末建。元魏所謂悉萬斤者。在那密水南。上文所過之大河。卽薩寶水。那密水。今薩刺夫商河。

太師移刺國公。

元史耶律阿海傳。阿海以功拜太師。從帝攻西域。下蒲華。尋斯干等城。畱監尋斯干。專任撫綏之責。

及蒙古回紇師。首載酒郊迎。大設帷幄。因駐車焉。宣使劉公。以路梗畱座中。曰。師曰。頃知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

謂阿母河。

土寇壞之。況復已及深冬。父師似宜來春朝見。師從之。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爲之。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繞巷陌。比戶得用。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而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紇人。田園不能自主。須附漢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長亦以諸色人爲之。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據焉。太師先居之。以回紇艱食。盜賊多有。恐其變。出居于本無于字從職本補水北。師乃住宮。嘆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畏懼。況盜賊未至。復預憂乎。且善惡兩途。決不相害。從者安之。太師作齋。獻金段十。師辭不受。遂月奉米麪鹽油果菜等物。日益尊敬。公見師飲少。請以蒲萄百斤作新釀。師曰。何必酒耶。但如其數得之。待賓客足矣。其蒲萄經冬。

不壞。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師因暇日出詩一篇云。二月經行十月終。西臨回紇大城墉。塔高不見十三級。以甄刻刻鏤玲瓏外無層級內可通行山厚已過千萬重。秋日在郊猶放象。夏雲無雨不從龍。嘉蔬麥飯蒲萄酒。飽食安眠養素慵。

湛然居士文集五。河中春游有感五首。卽用此詩韻。

師旣住冬。宣使泊相公鎮海。遣曷刺等。同一行使臣。領甲兵數百。前路偵伺。漢人往往來歸依。時有算曆者在旁。師因問五月朔日食事。其人曰。此中辰時食。至此二字據藏本補六分止。師曰。前在陸局河。午刻見其食。旣又西南至金山。人言已

時食至七分。此三處所見。各不同。案孔穎達春秋疏。月體映日則日食。以今料之。蓋當其下。則藏本作卽本見其食。旣在旁者。則千里漸殊耳。正如以扇翳燈。扇影所及。無復光明。其旁漸遠。則燈光漸多矣。師一日至故宮中。遂書鳳棲梧二詞於壁。其一云。一點靈明潛啓悟。天上人間。不見行藏處。四海八荒惟獨步。不空不

有誰能覩。瞬目揚眉全體露。混混茫茫。法界超然去。萬劫輪回遭一遇。九元齊上三清路。其二云。日月循環無定止。春去秋來。多少榮枯事。五帝三王千百禩。一興一廢長如此。死去生來。生復死。生死輪回變化何時已。不到無心休歇地。不能清淨超於彼。又詩二首。其一云。東海西秦數十年。精思道德究重玄。日中一食那求飽。夜半三更強不眠。實迹未諧霄漢舉。虛名空播朔方傳。直教大國垂明詔。萬里風沙走極邊。其二云。弱冠尋本作奉據真傍海濤。中年遁迹隴山高。河南一別昇黃鵠。塞北重宣釣巨鼇。無極山川行不盡。有爲心迹動成勞。也知六合三千界。不得神通未可逃。是歲閏十二月將終。偵騎回。同宣使來。白父師言。二太子發軍。復整舟梁。土寇已滅。曷刺等詣營。謁太子。言師欲朝帝所。復承命云。上駐蹕大雪山之東南。

時太祖在辛目連河。卽印度河。

今則雪積山門百餘里。深不可行。此正其路。爾爲我請師來此聽候。良便。來時

當就彼城中遣蒙古兵

作軍

護送。師謂宣差曰。聞河以南千里。絕無種養。吾食

須米麪蔬菜。可回報太子帳下。壬午之春正月。把櫬始華。類小桃。俟秋采其實食之。味如胡桃。

曲洧舊聞

四

巴欖子如杏核。色白編而長。產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種之。亦生。

樹似櫻桃。枝小而極低。惟前馬元忠家。開花結實。後移入禁籞。予嘗游其圃。

有詩云。花到上林開。卽謂此也。

二月二日。春分。杏花已落。司天臺判李公輩。

元史百官志。中統元年。因金人舊制。立司天臺。是太祖時尙未有司天臺官。然雖無其名。實有其職。太祖西征時。日卜筮之官皆從。耶律文正在太祖時。亦任此職。其進西征庚午元歷表云。欽承皇旨。待罪清臺。清臺者。漢上林中候氣之所也。又於太宗初年。謝非熊召飯詩。聖世因時行夏正。愚臣嗜數媿春官。是文正未拜中書令時。尙任此職也。此云臺判。蓋以其職稱之。

請師游郭西。宣使泊諸官。載蒲萄酒以從。是日。天氣晴霽。花木鮮明。隨處有臺池樓閣。閒以蔬圃。

西游錄。尋思干。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回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槩。

憩則藉草。人皆樂之。談玄論道。時復引觴。日昃方歸。作詩云。陰山西下五千里。大石東過二十程。雨霽雪山遙慘淡。春分河府近清明。有郭米思干大城中府林寂寂鳥無語。花本難茂並無飛禽風口遲遲花有情。同志暫來閒睥睨。高吟歸去待昇平。

湛然居士文集五。壬午河中春游十首。卽用此詩韻。其一云。幽人呼我出東

城。本作賊東據藏本改信馬尋芳莫問程。春色未如華藏宮。湖光不似道心明。士牀設

譚談玄旨。石鼎烹茶唱道情。世路崎嶇太尖險。隨高逐下坦然平。是文正此日亦與其遊。

望日。乃一百五日。太上眞元節也。

遺山先生文集三十。忻州天慶觀重修功德記。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爲眞元節。云是玄元誕彌之日。

時僚屬請師。復游郭西園林。相接百餘里。雖中原莫能過。但寂無鳥聲耳。遂成二篇。以示同游。其一云。二月中分百五期。玄元下降日遲遲。正當月白風清夜。更好雲收雨霽時。市地園林行不盡。際天花木坐觀奇。未能絕粒成嘉遯。且向無爲樂有爲。其二云。深蕃古迹尙橫陳。大漢良朋欲遍巡。舊日亭臺隨處列。向年花卉逐時新。風光甚解流連客。夕照那堪斷送人。竊念世閒酬短景。何如天外飲長春。

湛然居士文集五。游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實用此第一首韻。茲錄其一云。萬里東皇不失期。園林春晚我來遲。漫天柳絮將飛日。遍地梨花半謝時。異域風光特秀麗。幽人佳句自清奇。臨風暢飲題玄語。方信無爲無不爲。

又河中游西園四首。用第二首韻。錄其一云。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箋酒滿巡。對景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餘香著莫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春。案二月二日之游。李公輩爲主。所謂幽人呼我出東城也。望日之游。文正爲主。所謂河中春晚我邀賓也。文正與長春同游。并和其詩。乃集中絕不著長春之名。而託云和王君玉韻。則以二人道不同。不相爲謀故也。至元辨僞錄卷三。謂長春問湛然中書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有識聞之。莫不絕倒。又謂湛然居士西游錄。備明邱公十謬。卷五。又載西游錄一則。極論全真教人佔居佛寺之非。今我國西游錄全書雖佚。而日本圖書寮尙藏足本。其攻擊長春處甚多。且文正集中西游錄序。已明斥全真爲老氏之邪。又和劉子中韻詩序。惜其幼依全真。有擇術不可不慎之語。則文正不滿於長春可知。又文正集中詩。用長春韻者。凡四十四首。至此二首而止。此下諸詩。遂不復和。蓋文正於此會後。不復與長春相晤。

矣。此爲釋道二家一重公案。故附著之。

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曰。真人來自口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聞道。無倦迎我。次諭宣使仲祿曰。爾持詔徵聘。能副朕心。他日當置汝善地。復諭鎮海曰。汝護送真人來。甚勤。余惟汝嘉。仍勅萬戶播魯只。

卽博爾朮也。元史博爾朮傳。以博爾朮及木華黎爲左右萬戶。

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關。

版本無關字

師問阿里鮮。以途程事對曰。春正月十有三

日。自此初發。馳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

大唐西域記。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隄

葱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窳大河。中境西流。

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積雪甚高。馬上舉鞭測之。猶未及其半。下所踏者復五尺許。南行三日。至行宮矣。

阿里鮮於渡阿母河後。十四日至行宮。案此行宮。蓋卽辛巳年避暑之塔里

寒塞。馬哥波羅紀行。謂塔里寒。距班勒紇十二日程。而自河橋至班勒紇城。不及一日程。則自阿母河至塔里寒。當得十三日程。阿里鮮行十四日者。或因積雪難行故也。至長春四月中所至之行宮。則渡河後五日卽達。非阿里鮮正月中所至者矣。

且師至次第奏訖。上悅。畱數日方回。師遂畱門人尹公志平輩三人於館。以待行五六人。同宣使輩。三月十有五日啓行。四日過碣石城。

明史西域傳。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三百六十里。案此西域古國也。北史西域傳。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唐書西域傳。史或曰佉沙。或曰羯霜那。隋大業中。築乞史城。大唐西域記。從颯末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唐言史國。

預傳聖旨。令萬戶播魯只。領蒙古回紇軍一千護送。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眾軍挽車兩日。方至山前。

大唐西域記。從羯霜那西南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蹊徑危險。既絕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扇。多有鐵鈴懸諸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爲名。

沿流南行。軍卽北入大山。剿

藏本無剿字

破賊。五日至小河。亦船渡。兩岸林木茂盛。

七日。舟濟大河。卽阿母沒輦也。

卽史記大宛傳之嬀水。大唐西域記之縛菊河。

乃東南行。晚泊古渠上。渠邊蘆葦滿地。不類中原所有。其大者。經冬葉青而不凋。因取以爲杖。夜橫轅下。轅覆不折。其小者。葉枯春換。少南。山中有大實心竹。士卒以爲戈戟。

湛然居士文集六。西域河中雜詠。強策渾心竹。

又見蜥蜴。皆長三尺許。色青黑。

北使記。蛇有四跗。西使記。過訖立兒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鯨魚。口吐紫焰。

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因作詩曰。志道既無成。天魔深有懼。東辭海上來。西望日邊去。雞犬不聞聲。馬牛更遞鋪。千山及萬水。不知是何處。又四日。得達行在。距阿母河四五日程。

上遣大臣喝刺。播得來迎。時四月五日也。館舍定。卽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奉詔而赴者。天也。上悅。賜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嘉其誠。藏本誠下有實字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焉。譯者問曰。人呼師爲騰吃利蒙。

古孔。

譯語謂天人也

自謂之耶。人稱之耶。師曰。山野非自稱。人呼之耳。譯者再至曰。舊

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學道。三子羽化矣。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上問鎮海曰。真人當何號。鎮海奏曰。有人尊之。曰父師者。真人者。藏本此下有神仙者。

上曰。自今以往。可呼神仙。時適炎熱。從車駕。廬於雪山避暑。

聖武親征錄。癸未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錄記太祖征西域事。皆後一年。則此實壬午年事。則此雪山。卽八魯灣也。八魯灣川。祕史作巴魯安客額兒。客額兒。本野甸之義。

上約四月十四日問道。外使田鎮海。劉仲祿。阿里鮮記之。內使近侍三人記之。將及期。有報回紇山賊指斥者。上欲親征。因改卜十月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師曰。有宣差楊阿狗。又三日。命阿狗督回紇酋長。以千餘騎從行。由他路回。遂歷大山。山有石門。望如削蠟。有巨石橫其上。若橋焉。其流甚急。騎士策其驢以涉。驢遂溺死。水邊尙多橫尸。此地蓋關口。新爲兵所破。出峽。復有詩二篇。其一云。水北鐵門猶自可。水南石峽太堪驚。兩崖絕壁攙天聳。一澗寒波滾地傾。夾道橫尸人掩鼻。湍溪長耳我傷情。十年萬里干戈動。早晚回軍望太平。其二云。雪嶺皚皚上倚天。晨光燦燦下

臨川。仰觀峭壁人橫度。俯視危崖柏倒縣。五月嚴風吹面冷。三焦熱病當時痊。  
我來演道空回首。更卜良辰待下元。始師來觀。三月竟。草木繁盛。羊馬皆肥。及  
奉詔而回。四月終矣。百草悉枯。又作詩云。外國深蕃事莫窮。陰陽氣候特無從。  
纔經四月陰魔盡。純春多霖雨四月純陽絕無雨卻早彌天旱魃凶。浸潤百川當九夏。以水摧漚田  
殘萬草若三冬。我行往復三千里。三月去五月回不見行人帶雨容。

北使記。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疆畛。四五月百草枯如冬。其山暑伏有  
積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猶絛。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草始萌。及冬  
川野如春。卉木再華。

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有從官以白金二鎰易之。近五十株。高者尺餘。以其  
得之馬上。不能完也。繼日乘涼宵征。五六日。達邪米思干城。大石名河中府諸官迎師  
入館。卽重午日也。

長春真人西遊記注卷下

宣差李公東邁。以詩寄東方道眾云。當時發軔海邊城。海上干戈尙未平。道德

欲興千里外。風塵不憚九夷行。初從西北登高嶺。即野孤嶺漸轉東南指上京。陸局河東

畔東南望上京也迤邐直西南下去。又西南四千里到兀里忽失山陰山之外不知名。陰山重

大山一重。小水數千里到邪米思干大城師館於故宮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溪十餘丈。溪水自雪山

來。甚寒。仲夏炎熱。就北軒風臥。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池中。師之在絕

域。自適如此。河中壤地宜百穀。惟無蕎麥大豆。四月中。麥熟。土俗收之。亂堆於

地。遇用卽碾。六月斯藏本畢。

湛然居士文集六。西域河中雜詠。衝風磨舊麥。自注云。西人作磨。風動機軸

以磨麥。

太師府提控李公。獻瓜田五畝。味極甘香。中國所無。間有大如斗者。六月中。本藏

開作二太子回。劉仲祿乞瓜獻之。十枚可重一擔。果菜甚贍。所欠者芋栗耳。茄實

若蟲指。而色紫黑。男女皆編髮。男冠則或如遠山帽。飾以雜綵。刺以雲物。絡之以纓。自酋長以下。在位者冠之。庶人則以白麼斯。布六尺許。盤於其首。

尹志平葆光集上。師適有他往。而雲水高人踵門者。日無一二。唯太守家李提控。日逐一過。

輟耕錄二十。嘲回回條。襪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象鼻塌。不見貓睛亮。注。襪絲。頭袖。象鼻。貓睛。其飾也。案襪絲。卽此麼斯。頭袖。卽下文之襯衣也。

酋豪之婦。纏頭以羅。或皂或紫。或繡花卉。織物象。長六七尺。髮皆垂。有袋之以絛者。或素或雜色。或以布帛爲之者。不梳髻。以布帛蒙之。若比邱尼狀。庶人婦女之首飾也。衣則或用白氍。縫如注袋。窄上寬下。綴以袖。謂之襯衣。男女通用。北使記。其俗衣縞素。衽無左右。

車舟農器制度。頗異中原。國人皆以鍮石銅爲器皿。閒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

酒器則純用琉璃。兵器則以鎖。市用金錢。無輪孔。兩面鑿回紇字。

湛然居士文集<sup>六</sup>。西域河中雜詠。難穿無眼錢。注。其金銅牙錢。無孔郭。

其人多魁梧。有膂力。能負戴重物。不以擔。婦人出嫁。夫貧則再嫁。遠行踰三月者。則亦聽他適。異者或有鬚髯。

湛然居士文集<sup>五</sup>。贈蒲察元帥。碧髯官妓撥胡琴。又<sup>十二</sup>。贈高善長一百韻。佳人多碧髯。皎皎白衣裳。又<sup>六</sup>。戲作二首。歌姬窈窕髯遮口。北使記。回紇婦人。間有髯者。

國中有稱大石馬者。識其國字。專掌簿籍。

元史世祖紀。三月己未。括木速蠻。畏吾兒。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爲兵。又至元元年正月癸卯。命儒釋道。也里可溫。達失蠻等戶。舊免租稅。今並徵之。以後本紀屢見此大石馬。卽答失蠻。達失蠻之異譯。謂回回教僧侶也。

遇季冬。設齋一月。比暮。其長自刲羊爲食。與席者同享。自夜及旦。餘月則設六

齋。久於危舍上。跳出大木如飛檐。長闊丈餘。上構虛亭。四垂瓔珞。每朝夕。其長登之。禮西方。謂之告天。不奉佛。不奉道。大呼吟於其上。丁男女聞之。皆趨拜其下。舉國皆然。不爾則棄市。衣與國人同。其首則盤以細麼斯。長三丈二尺。骨以竹。師異其俗。作詩以紀其事云。回紇邱墟萬里疆。河中城大最爲強。滿城銅器如金器。一市戎裝似道裝。剪簇黃金爲貨賂。裁縫白氎作衣裳。靈瓜素楮非凡物。赤縣何人構得嘗。當暑雪山寒甚。藏本作寒烟雲慘淡。師乃作絕句云。東山日夜氣洪濛。晚藏本作曉色彌天萬丈紅。明月夜來飛出海。金光射透碧霄空。師在館賓客甚少。以經書游戲。復有絕句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石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巖且看書。七月哉生魄。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在。藏本作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所批答。八日卽行。太師相送數十里。師乃曰。回紇城東新叛者二千戶。夜夜火光照城。人心不安。太師可回安撫。太師曰。在路萬一有不虞。奈何。師曰。豈關太師事。乃回。十有二日。過碣石城。十有三日。得護送步卒。

千人。甲騎三百。入大山中。卽鐵門外別路也。涉紅水澗。有峻峯。高數里。谷東南行。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卽爲白鹽。因收二斗。隨行日用。又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山上有紅鹽如石。親嘗見之。東方惟下地生鹽。此方山間亦出鹽。

隋書西域傳。伽色尼國。在悉萬斤南。上出赤鹽。多五果。此地極肥。山亦出鹽。北使記。回紇其鹽出於山。

回紇多飭食。且嗜鹽。渴則飲水。冬寒。貧者尙負瓶售之。十有四日。至鐵門西南之麓。將出山。其山門嶮峻。左崖崩下。澗水伏流一里許。中秋抵河上。謂阿其勢

如黃河流。西北乘舟以濟。宿其南岸。西有山寨。名團八刺。

藏本無四字。謂阿其母河。

西游錄。又西濱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磚城。案班城。卽下班里城。則磚城。卽此團八刺也。八刺卽八里。華言城。

山勢險固。三太子之醫官鄭公。

案鄭公。卽鄭景賢。湛然居士文集三。和鄭景賢韻云。託身醫隱君謀妙。又云。龍岡醫隱本知機。又十四。報景賢詩序云。余愛客。多設鹿尾漿。今年上獵於秋山。龍岡託以鹿尾可入藥。得數十枚。悉以遺余。是景賢實以醫事太宗。此三太子之醫官鄭公。必景賢也。鄭公其字景賢。其號龍岡。而名則無考。鮮于伯機困學齋雜錄。記京師名琴。有鄭太醫家琴。雷霄斲。蓋伯機已不能舉其名矣。姚燧牧庵集三。有鄭龍岡先生挽詩序云。今年來關中。公係有文示。吾友江西行省郎中高道凝所撰。埋名而得見公大節有三。一曰廉。太宗賜銀五萬兩。辭。今上賜鈔二千緡償責。辭。二曰讓。太宗再富以地。比諸侯王。再辭。貴以上相位兩中省右。又辭。三曰仁。金以蹙國。汴都尙城守。太宗怒其後服。拔將甘心。公拂逆。曲折陳解。城賴不屠。所全毋慮數十萬人云云。據此則太宗之於景賢。恩禮至篤。所謂貴以上相位兩中省右者。蓋太宗本欲以處耶律文正者處之。而汴京之得不屠。亦文正之所力爭而始得者。實由景賢之

助。然則文正之相。與其得君行政之專且久。恐亦景賢調護之力。文正在西域。卽友景賢。至於暮年。交誼尤篤。湛然集中。與景賢唱和之作。多至七十五首。可見二公相與之深。雖名字翳如其人品。概功績固不在文正下也。

途中相見。以詩贈云。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候夜彌清。一天氣象沈銀漢。四海魚龍耀水精。吳越樓臺歌吹滿。燕秦部曲酒肴盈。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干戈致太平。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卽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眾新叛去。尙聞犬吠。

班里城。聖武親征錄及元史太祖紀。作班勒紇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巴里黑。察罕傳。作板勒紇城。卽大唐西域記之縛喝國也。案親征錄。太祖辛巳。上親克迭爾密城。又克班勒紇城。此元史原本拉施特書。蛇年春。至巴而黑。紳民餽禮物。查閱戶口。令民出城。分於各軍。旣而盡殺之。平毀民居。而程文海雪樓文集十八。河東郡公伯德那神道碑銘云。公諱伯德那。西域班勒紇

人。國初。歲在庚辰。大兵西征。班勒紇平。元史察罕傳亦云。西域板勒紇人。父伯德那。庚辰歲。國兵下西域。舉族來歸。則又以爲庚辰年事。案太祖初克是城。自是庚辰年事。若屠城之事。則在壬午之秋。此云其眾新叛去。尙聞犬吠。則距屠城不過數日間事。拉施特書。誤合二事爲一。且繫之蛇年。而核其文義。又似馬年春事。洪侍郎譯拉氏書。因改蛇年爲馬年。胥失之矣。

黎明飯畢。東行數十里。有水北流。馬僅能渡。東岸憩宿。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復遣鎮海問曰。便欲見耶。且少憩耶。師曰。入見是望。且道人從來見帝。無跪拜禮。入帳折身叉手而已。旣見。賜漣酪竟。乃辭。上因問所居城內支供足乎。師對。從來蒙古回紇太師支給。邇者食用稍難。太師獨辦。翌日又遣近侍官合住。傳旨曰。真人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回。在路屢賜蒲萄酒瓜菜。歲本食。九月朔。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可召太師阿海。其月望。上設幄齊莊。退侍女。左右燈燭煒煌。惟闕

利必鎮海。

元史鎮海傳。壬申佩金虎符爲閤里必。

宣差仲祿侍於外。師與太師阿海。阿里鮮。入帳坐。奏曰。仲祿萬里周旋。鎮海數千里遠送。亦可入帳與聞道話。於是召二人入。師有所說。卽令太師阿海。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二十有三日。又宣師入帳。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勅誌以漢字。意云不忘。謂左右曰。神仙三說養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於外。自是作臧本扈從而東。時敷奏道化。

至元辨僞錄三。壬午八月後旬。邱公復至行宮。凡有所對。皆平平之語。無可採聽。問其年甲多少。僞云不知。考問神仙之要。惟論固精養氣。出神入夢。以爲道之極致。美林靈素之神游。愛王害風之入夢。又舉馬丹陽恆云。聖賢提獎真性。遨遊異域。又非禪家多惡夢境。蓋由福薄。不能致好夢也。又四云。初邱公西行。壬午年中。見太祖時。有七十四五。至於遷化。纔近八十。而劉溫誑

詐太祖言邱公有三百餘歲。及太祖問以年甲。僞云不知。故湛然居士編此語。在西游錄中。標其罔主。

又數日。至邪米思干大城。西南三十里。十月朔。奏告先還舊居。從之。上駐蹕於城之東二十里。是月六日。暨太師阿海入見。上曰。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妨。遂令太師阿海奏曰。山野學道有年矣。常樂靜處行坐。御帳前。軍馬雜遝。精神不夾。自此或在先。或在後。任意而行。山野受賜多矣。上從之。既出。上使人追問曰。要禿鹿馬否。師曰。無用。於時微雨始作。青草復生。仲冬過半。則雨雪漸多。地脈方透。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時設粥。活者甚眾。二十有六日。卽行。十二月二十三日。雪寒。在路牛馬多凍死者。又三日。東過霍闡沒輦。大河也至行在。聞其航橋中夜斷散。蓋二十八日也。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於河。

多桑書云。成吉思之法。春夏浴流水者。處以死刑。一日。察哈台與窩闊台出

獵見一回人方浴。察哈台欲斬之。窩闊台竊投金錢於河。教之曰。汝但言入水求錢。則可赦矣。

不浣衣。不造餅。野有菌。則禁其采。

有藏本采下者字

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

也本無字

據本補破

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

乘威德。可戒其眾。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勅左右。記以回紇字。師請徧諭國人。上從之。又集太子諸王大臣曰。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眞天人也。乃以師前後奏對語諭之。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師辭退。逮正旦。將帥醫卜等官賀師。十有一日。馬首遂東。西望邪米思干千餘里。駐大果園中。十有九日。父師誕日。眾官炷香爲壽。二十八日。太師府提控李公別去。師謂曰。再相見也無。李公曰。三月相見。據本無此二字師曰。汝不知天理。二月作決本三月卽作決本東歸矣。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藍約三程。水草豐茂。可飽牛馬。因盤桓焉。二月上七日。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回。今

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對曰。得先行便。來時漢人問山野。以還期。嘗答云三歲。今上所諮訪。敷奏訖。因復固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太子來。前來道話。有所藏本作未解者。朕悟卽行。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蹶失馭。豕旁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獵。還行宮。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神仙勸我良是。我蒙古人。騎射少所習。未能遽已。雖然。神仙之言。在衷焉。上顧謂吉息利答刺汗曰。

元史哈刺哈孫傳。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王可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志。陰忌之。謀害太祖。啓昔禮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千餘人。一夕遁去。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併其衆。擢啓昔禮爲千戶。賜號答刺罕。從平河西域諸國。案吉息利。啓昔禮。元祕史作乞失里黑。聖武親征錄及元史太祖紀。作乞力失。乃乞失力之誤。

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自後兩月不出獵。二十有四日。再辭朝。上曰。神仙將去。當與何物。朕將思之。更少待幾日。師知不可遽辭。回翔以待。三月七日。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曰。祇得驛騎足矣。上問通事阿里鮮曰。漢地神仙弟子多少。對曰。甚眾。神仙來時。德興府龍陽觀中。嘗見官司催督差發。上曰。應於門下人。悉令蠲免。仍賜聖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寶。

聖旨見附錄。

因命阿里鮮

河西人也

爲宣差。以蒙古帶。

附錄作蒙古打。

喝刺。入海副之。護師東還。十日。辭朝行。自答刺汗以下。皆攜葡萄酒珍果。相送數十里。臨別。眾皆揮涕。三日。至賽藍大城之東南。山有蛇兩頭。長二尺許。土人往往見之。望日。門人出郊。致奠於虛靜先生趙公之墓。眾議欲負其骨歸。師曰。四大假軀。終爲朽藏本物。一靈真性。自在無拘。眾議乃息。師明日遂行。二十有

三日。宣差阿狗。

上作楊阿狗。蓋阿狗其本名。楊則其所加之漢姓也。雙溪醉隱集一。凱歌凱樂詞。自注。辛巳歲。宋遣苟夢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許之。勅宣差噶哈護送。還其國。噶哈卽阿狗之對音。李侍郎以阿海當之。誤也。

追餞師於吹沒輦之南岸。又十日。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四月五日。至阿里馬城之東園。二太子之大匠張公。

疑卽張榮也。元史張榮傳。戊寅。領軍匠。從太祖。征西域諸國。庚辰八月。至西域莫蘭河。不能涉。太祖召問濟河之策。榮請造舟。乃督工匠。造船百艘。遂濟河。案莫蘭河。卽阿梅沐漣之略。卽阿母河。是阿母河航橋。本榮所造。此記上言。千里外有大河。以舟梁渡。土寇壞之。又言。二太子發兵。復整舟梁。土寇已滅。亦謂阿母河航橋。當二太子復整舟梁時。榮亦必與其役。自是蓋常在二太子軍中。故此云二太子之大匠張公也。

固請曰。弟子所居營。三壇四百餘人。晨參暮禮。未嘗懈怠。且預接數日。伏願仙慈渡河。俾壇眾得以請教。幸甚。師辭曰。南方因緣已近。不能遷路以行。復堅請。師曰。若無他事。卽當往焉。翌日。師所乘馬突東北去。從者不能挽。於是張公等悲泣而言曰。我輩無緣。天不許其行矣。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上本無上字據本補五十里。至天池海。東北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原歷金山南大河驛路。

徐星伯曰。長春過賽喇木淖爾後。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干珠罕卡倫地。東北山行。由沁達蘭。至阿魯沁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歷之金山大河驛。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馬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原歷金山南大河驛。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十字。案長春歸途。蓋取西使記常德西行之道。

復經金山南。

東藏本作南

北傍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翌日。滿山皆白。又東

北並山行三日。至阿不罕山前。門人宋道安輩九人。同長春玉華會眾。宣差郭

德全輩遠迎。入栖霞觀。師下車時。雨再降。人相賀曰。從來此地經夏少雨。縱有

雷雨。多於南北兩山之閒。今日霑足。皆我師道廕所致也。居人常歲疏河灌田

園。

藏本作圃

至八月。床麥始熟。終不及天雨。秋成則地鼠爲害。鼠多白者。此地寒多。

物晚結實。五月河岸土深尺餘。其下堅冰亦尺許。齋後日使人取之。南望高嶺

積雪。盛暑不消多。有異事少。西海子傍有風冢。其上土白。堊多粉裂。其上。二三

月中。卽風起。南山巖穴先鳴。蓋先驅也。風自冢間出。初旋動如羊角者。百千數。

少焉。合爲一風。飛沙走石。發木拔屋。

藏本作屋拔本發

勢震百川。息於巽隅。又東南澗

後。有水磨三四。至平地。則水漸微而絕。山出石炭。又東有二泉。三冬暴漲。如江

湖。復潛行地中。俄而突出。魚蝦隨之。或漂沒居民。仲春漸消。地乃陷。西北千餘

里。儉儉州。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謙州亦以河爲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南。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國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案謙州。世祖紀及賈塔刺海傳作謙謙州。良吏傳作欠欠州。卽此儉儉州也。

出良鐵。多青鼠。亦收尿麥。漢匠千百人居之。織稜羅錦綺。

元史地理志。謙州有工匠數局。皆國初所徙漢人。又世祖紀。至元二年。勅選鎮海。百里八。謙謙州諸色匠戶於中都。

道院西南望金山。其山多雨雹。五六月間。或有大雪。深丈餘。北藏本作此地間有沙陀。生肉菰蓉。國人呼曰唆眼。

癸辛雜識。韃靼野地有野馬。與蛟龍合所。遺精於地。遇春時。則勃然如笋。出地中。大者如貓兒頭。筍上豐下儉。其形不雅。亦有鱗甲筋脈。其名曰鎖陽。卽所謂肉菰蓉之類也。此云唆眼。卽鎖陽之音轉。

水曰兀速。草曰愛不速。

華夷譯語上。水曰兀孫。草曰額別孫。祕史蒙文作額別速。

深入陰山。

藏本作陰

松皆十丈許。會眾白師曰。此地深蕃。太古以來。不聞正教。惟

山精鬼魅惑人。自師立觀。疊設醮筵。且望作會。人多以殺生爲戒。若非道化。何

以得然。先是千午年。

本無年字據藏本補

道眾爲不善人妬害。眾不安。宋公道安書寢方

丈。忽於天窗中見虛靜先生。趙公曰。有書至。道安問從何來。曰。天上來。受而視

之。止見太清二字。忽隱去。翌日。師有書至。魔事漸銷。又醫者羅生。橫生非毀。一

日。墜馬觀前。折其脛。卽自悔曰。我之過也。對道眾服罪。師東行。書教語一篇。示

眾云。萬里乘官馬。三年別故人。干戈猶未息。道德偶然陳。論氣當秋夜。

對上論養生事

還鄉及暮春。思歸無限眾。不得下情伸。阿里鮮等白師曰。南路饒沙石。鮮水

草。使客甚繁。馬甚苦。恐畱滯。師曰。分三班以進。吾徒無患矣。五月七日。令宋道

安。夏志誠。宋德方。孟志溫。何志堅。潘德沖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

志明于志可。鞠志圓。楊志靜。綦志清。六人次之。餞行者。夾谷妃。郭宣差。李萬戶。等數十人。送二十里。皆下馬再拜泣別。師策馬亟進。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師東行。十六日。過大山。山上有雪。甚寒。易騎於拂廬。十七日。師不食。但時時飲湯。東南過大沙場。有草木。其間多蚊蟲。夜宿河東。又數日。師或乘車。尹志平輩諮師曰。奚疾。師曰。余疾。非醫可測。聖賢琢磨故也。卒未能愈。汝輩勿慮。眾愀然不釋。是夕。尹志平夢神藏本脫人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行又經沙路三百餘里。水草絕少。馬夜進不息。再宿乃出。地臨夏人之北陲。廬帳漸廣。馬亦易得。後行者乃及師。六月二十一日。宿漁陽關。

遼史天祚紀。上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內等州。案金史地理志。雲內州柔服縣下注。夾山在城北六十里。則漁陽關亦常在柔服境。

師尙未食。明日度關而東五十餘里。至豐州。元帥以下來迎。宣差俞公請泊其家。奉以湯餅。是日輒飽食。既而設齋。飲食乃如故。道眾相謂曰。清和前日之夢。藏本夢下有驗字不虛矣。時已季夏。北軒涼風入座。俞公以繭紙求書。師書之曰。身閑無俗念。鳥宿至鷄鳴。一眼不能睡。寸心何所縈。雲收溪月白。氣爽谷神清。不是朝昏坐。行功拙捏成。七月朔復起。三日至下水。

遼史天祚紀。南下武州。遇金人。戰於奄遏下水。三朝北盟會編十。引燕雲奉使錄。作昂阿下水。

元帥夾谷公。

李庭寓庵集六。夾谷公墓誌銘。公居西京下水鎮深井村。父灰邵。伯通住。會天兵起朔方。相與歸命。太祖承吉嗣皇帝。因擢通住爲千夫長。灰邵副焉。令將兵攻西京。連戰破之。太祖大悅。錫通住金符。加招討使。益分兵數萬人。因併力南下。徇城邑之未附者。既而累立大功。太祖愈加獎重。擢通住爲山西

路行省兼兵馬都元帥。案此夾谷公。卽通住也。

出郭來迎。館於所居。來瞻禮者。無慮千人。元帥日益敬。有鷄鵝三。七夕日。師游郭外。放之海子中。少焉。翔戲於風濤之間。容與自得。賦詩曰。養爾存心欲薦庖。逢吾善念不爲肴。扁舟送在鯨波裏。會待三秋長六梢。又云。兩兩三三好弟兄。秋來羽翼未能成。放歸碧海深沈處。浩蕩波瀾快野情。翌日遂行。是月九日。至雲中。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眾出郭。以步輦迎。歸於第樓。居二十餘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雲中士大夫日來請教。以詩贈之曰。得旨還鄉少。乘春造物多。三陽初變化。一氣自沖和。驛馬程程送。雲山處處羅。京城一萬里。重到卽如何。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鮮欲往山東招諭。懇求與門弟子尹志平行。師曰。天意未許。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主作藏本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願父師一言垂慈。師良久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卽付招諭書二副。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眾來參者多。恐隨庵困於接待。令尹公約束。付親

筆云。長行萬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縱橫無賴者。尹公到日。一面施行。勿使教門有妨道化。眾生福薄。容易轉流。上山卽難。下坡省力耳。宣德元帥移刺公。遣專使持書至雲中。以所乘馬奉師。八月初。東邁楊河。歷白登天城懷安。渡渾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玄。藏本作元觀。道友敬奉。遂書十字云。萬里游生界。三年別故鄉。回頭身已老。過眼夢何長。浩浩天空闊。紛紛事杳茫。江南及塞北。從古至今常。道眾且云。去冬有見虛靜先生。趙公牽馬自門入者。眾爲之出迎。忽而藏本無字不見。又德興安定。亦有人見之。河朔州府王官將帥及一切士庶。爭以書疏來請。若輻湊然。止回答數字而已。有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宏無量。羣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眾望。十月朔。作醮於龍門川。望日。醮於本州朝玄。藏本作元觀。十一月望。宋德方等以向日過野狐嶺。見白骨。所發願心。乃同太君尹千億。醮於德興之龍陽觀。濟渡孤魂。前數日稍寒。及設醮。二夜三日有如春。醮畢。元帥賈昌至。自行在。

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非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到宣德等處。有司在意館穀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十二月既望。醮於蔚州三館。師於龍陽住冬。旦夕常往龍岡閒步。下視德興。以兵革之後。村落蕭條。作詩以寫其意云。昔年喬木參天合。今日邨坊徧地開。無限蒼生臨白刃。幾多華屋變青灰。又云。豪傑痛吟千萬首。古今能有幾多人。研窮物外閒中趣。得脫輪回泉下塵。甲申之春二月朔。醮於縉山之秋陽觀。

秋澗先生文集

五十

尹公道行碑。癸未。長春還燕。主太極宮。師雅志閒適。退

居縉雲秋陽觀。

觀在大翻山之陽。山川明秀。松蘿烟月。道家之地也。以詩題其概云。秋陽觀後碧巖深。萬頃烟霞插翠岑。一徑桃花春水急。灣環流出洞天心。又云。羣山一帶碧嵯峨。上有羣仙日夜過。洞府深沈人不到。時聞巖壑

藏本作壁

洞仙歌。燕京行省

金紫石抹公宣差便宜劉公。

謂劉敏。元史本傳。癸未。授安撫使。便宜行事。兼燕京路徵政稅課漕運鹽場。僧道司天等事。給以西域工匠千餘戶。及山東山西兵士。立兩軍戍燕。置二總管府。以敏從子二人。佩金符爲二府長。命敏總其役。賜玉印佩金虎符。以下諸官。遣使者持疏。

### 疏文見附錄。

懇請師住大天長觀。許之。既而以驛召。乃度居庸而南。燕京道友來迎於南口。神游觀。明日。四遠父老士女。以香花導師入京。瞻禮者塞路。初師之西行也。眾請還期。師曰。三載歸。三載歸。至是果如其言。以上七日。入大天長觀齋者日千人。望日。會眾請赴玉虛觀。是月二十二日。藏本五本喝刺至自行宮。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清淨道化人。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教神仙好田地。愛住處住。道與阿里鮮。神仙壽高。善爲護持。神仙無忘朕舊言。仲夏。行省金紫石抹公便宜劉公。再三持疏。請師住持大天長觀。是月二十有二日。赴其請。空中有數鶴前導。僊

西北而去。自師寓玉虛。或就人家齋。嘗有三五鶴。飛鳴其上。北方從來奉道者。鮮至是。聖賢欲使人歸向。以此顯化耳。八會之眾。皆稽首拜跪。作道家禮。時俗一變。玉虛井水舊鹹苦。甲申乙酉年。西來道眾甚多。水味變甘。亦善緣所致也。季夏望日。宣差相公筭八傳旨。

蒙韃備錄。筭八者。乃回鶻人。已老。亦在燕京同任事。元史札八兒火者傳。札八兒火者。西域賽夷人。因以爲氏。火者。其官稱也。太祖畱札八兒。與諸將守中都。授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有邱真人者。有道之士也。隱居崑崙山中。太祖聞其名。命札八兒往聘之。邱語札八兒曰。我嘗識公。札八兒曰。我亦嘗見真人。他日偶坐。問札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繁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祀足矣。邱曰。聞命矣。後果如所願云。方外邱處機傳亦云。歲己卯。太祖自柰曼。遣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案此記。劉八之名至此始見。而聘邱詔書中。但有劉仲祿。而

無札八兒。元史蓋誤。屠敬山以阿里鮮當之。亦非。辨見卷上。

自神仙去。朕未嘗一日忘神仙。神仙無忘朕。朕所有之地。愛願處卽住。門人恆爲朕誦經祝壽則佳。作藏本自師之復來。諸方道侶雲集。邪說日寢。京人翕然歸慕。若戶曉家諭。教門四關。百倍往昔。乃建八會於天長。曰平等。曰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師旣歸天長。遠方道人繼來求法名者。日益衆。嘗以四頌示之。其一曰。世情無斷滅。法界有消磨。好惡縈心曲。漂淪柰爾何。其二曰。有物先天貴。無名不自生。人心常隱伏。法界任縱橫。其三曰。徇物雙眸眩。勞生四大窮。世閒渾是假。心上不知空。其四云。昨日念無蹤。今朝事亦同。不如齊放下。度日且空空。每齋畢。出游故苑瓊華之上。

金史地理志。西園有瓊華島。

從者六七十人。宴坐松陰。或自賦詩。相次屬和。閒因茶罷。命從者歌游仙曲數闋。夕陽在山。澹然忘歸。於是行省及宣差筭八相公。以北宮園池并其近地數十

頃爲獻。且請爲道院。師辭不受。請至於再。始受之。既又爲頒文榜以禁樵採。遂安置道侶。日益修葺。後具表以聞。上可其奏。自爾佳時勝日。師未嘗不往來乎其間。寒食日作春游詩二首。其一云。十頃方池閒御園。森森松柏罩清烟。亭臺萬事都歸夢。花柳三春卻屬仙。島外更無清絕地。人間惟有廣寒天。深知造物安排定。乞與官民種福田。其二云。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島外茫茫春水闊。松閒獵獵暖風回。游人共歎斜陽逼。達士猶嗟短景催。安得大丹冥換骨。化身飛上鬱羅臺。乙酉四月。宣撫王公巨川。請師致齋於其第。公關右人也。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勝。本作盛從改請師看庭竹。師曰。此竹殊秀。兵火而後。蓋不可多得也。我昔居於磻溪。茂林修竹。眞天下之奇觀也。本無也字從藏本增思之如夢。今老矣。歸期將至。當分我數十竿。植寶玄之北軒。聊以遮眼。宣撫曰。天下兵革未息。民甚倒縣。主上方尊師重道。賴師眞道力。保護生靈。何遽出此言耶。願垂大慈。以救世爲念。師以杖叩地。笑而言曰。天命已定。由人乎哉。眾莫測其意。

夏五月終。師登壽樂山顛。四顧園林。若張幄。行人作藏本休息其下。不知暑氣之甚也。因賦五言律詩云。地土臨邊塞。城池壓古今。雖多壞宮闕。猶有好園林。綠樹攢攢密。清風陣陣深。日游仙島上。高視八紘吟。一日。師自瓊島回。陳公秀玉來見。師出示七言律詩云。蒼山突兀倚天孤。翠柏陰森繞殿扶。萬頃烟霞常自有。一川風月等閒無。喬松挺拔來深澗。異石嵌空出太湖。盡是長生閒活計。脩眞薦福邁京都。九月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將請師作醮。問所費幾何。師曰。一物失所。尙懷不忍。況闔境乎。比年以來。民苦徵役。公私交罄。我當以觀中常住物給之。但令京官齋戒。以待行禮足矣。餘無所用也。於是約作醮兩晝夜。師不憚其老。親禱於玄壇。醮竟之夕。宣撫喜而賀之曰。熒惑已退數舍。我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一何速哉。師曰。余有何德。祈禱之事。自古有之。但恐不誠耳。古人云。至誠動天地。此之謂也。重九日。遠方道眾咸集。或以菊爲獻。師作詞一闋。寓聲恨歡遲云。一種靈苗體性殊。待秋風冷透根株。散花開百

億黃金。嫩照天地清虛。九日持來滿座隅。坐中觀眼界如如。類長生久視無凋。謝稱作伴閒居繼。而有奉道者。持繭紙大軸來。求親筆。以鳳棲梧詞書之云。得好休來休便是。贏取逍遙。免把身心使。多少聰明英烈士。忙忙虛負平生志。造物推移無定止。昨日歡歌。今日愁煩至。今日不知明日事。區區著甚勞神思。一日。或有質是非於其前者。師但漠然不應。以道義釋之。復示之以頌曰。拂拂拂。拂盡心頭無一物。無物心頭是好人。好人便是神仙佛。其人聞之。白媿而退。丙戌正月。盤山請師黃錄醮三晝夜。

至元辨僞錄三。邱後至京師。使道徒王伯平。騶從數十。縣牌出入馳驛諸州。便欲通管僧尼。邱公自往薊州。特開聖旨。抑欲追攝甘泉本無玄和尚。望其屈節。竟不能行。案盤山在薊州。長春自往薊州。開聖旨。卽在此時。又錄云。初盤山中盤法興寺。亥子年間。天兵始過。罕有僧人。海山本無老師之嗣。振公長老。首居上方。橡粟充糧。以度朝夕。全真之徒。挾邱公之力。謀占中盤。乃就

振公假言借住。振公以爲道人棲宿。猶勝荒涼。且令權止。占居旣久。遂規永定。王道政。陳知觀。吳先生等。乃改拆殿宇。打毀佛像。又冒奏國母太后娘娘。立碑改額。爲棲霞觀。

姬志真雲山集上。盤山棲雲觀碑。漁陽西北之山。本名四正。古有田盤先生者。棲遲此山。人因名此山爲盤山焉。茲山之顏。紫峯之下。懷抱爽塏。明秀端整。號曰中盤。縹緲雲霞之洞府也。累經劫代。爲浮屠氏所居。會金天失馭。劫火流行。陵谷推遷。物更人換。復爲茂林豐草。豺虎之所據焉。長春真人門下有棲雲子者。密通玄奧。頗喜林泉。飛鳥擇地。其徒有張志格等。庚辰歲。預及此山。薙荒擗徑。披尋故址。巧與心會。遂營卜築。辛巳春。承本州同知許公議。請棲雲真人住持此山。丙戌疏請長春真人作黃籙醮事。真人因題其額曰棲雲觀焉。又卷八。開州神清觀記。聞棲雲王老師。開道盤山。是棲雲王姓。殆卽至元辨僞錄之王道政也。

是日天氣晴霽。人心悅懌。寒谷生春。將事之夕。以詩示眾云。詰曲亂山深。山高  
快客心。羣峯爭挺拔。巨壑太蕭森。似有飛仙至。殊無宿鳥吟。黃寇三日醮。素服  
萬家臨。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有司移市立壇。前後數旬無應。行  
省差官齋疏請師。爲祈雨醮三日兩夜。當設醮請聖之夕。雲氣四合。斯須雨降。  
自夜半及食時未止。行省委官奉香火來。謝曰。京師久旱。四野欲然。五穀未種。  
民不聊生。賴我師道力。感通上真。以降甘澍。百姓皆作職本曰。神仙雨也。師答曰。  
相公至誠所感。上聖垂慈。以活生靈。吾何與焉。使者出。復遣使來告曰。雨則既  
降。柰久旱未霑足。何更得滂沱大作。此旱可解。願我師慈悲。師曰。無慮。人以至  
誠感上真。上真必以誠報人。大雨必至。齋未竟。雨勢海立。是歲有秋。名公碩儒  
皆以詩來賀。一日有吳大卿德明者。以四絕句來。師復次韻答之。其一曰。燕國  
蟾公卽此州。

磻溪集一。嶺北西京畱守夾谷清神索詩。直須早作彭城計。燕國家聲自不

蹟。自注。彭城乃海蟾公也。

超凡入聖洞賓儔。一時鶴駕歸蓬島。萬劫仙鄉出土邱。其二云。我本深山獨自居。誰知天下眾人譽。軒轅道士來相訪。不解言談世俗書。其三云。莫把閒人作等閒。閒人無欲近仙班。不於此日開心地。更待何時到寶山。其四云。混沌開基得自然。靈明翻小大椿年。出生入死常無我。跨古騰今自在仙。又題支仲元畫得一元保玄素三仙圖云。得道真仙世莫竊。三仙何代顯靈蹤。直教御府相傳授。閱向人間類赤松。又奉道者求頌。以七言絕句示之云。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換浮生兩鬢絲。造物戲人俱是夢。是非嚮目又何爲。師自受行省已下。二字據藏本增眾官疏以來。閱天長之聖位殿閣。常住堂宇。皆上頽下圯。至於窗戶階砌。毀撤殆盡。乃命其徒。日益修葺。罅漏者補之。傾斜者正之。斷手於丙戌。皆一新之。又創建寮舍四十餘間。不假外緣。皆常住自給也。凡遇夏月。令諸齋舍不張燈。至季秋稍親之。所以豫火備也。十月下寶玄居方壺。每日召眾。師德以次坐。高談

清論。或通宵不寐。仲冬十月三日夜半。振衣而起。步於中庭。既還坐。以五言律詩示眾云。萬象彌天闊。三更坐地勞。參橫西嶺下。斗轉北辰高。大勢無由遏。長空不可韜。循環諸主宰。億劫自堅牢。丁亥。自春及夏。又旱。有司祈禱屢矣。從藏字少不獲應。京師奉道會眾。一日謁藏本作請師。爲祈雨醮。既而消災。等會亦請作醮。師徐謂曰。吾方畱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公等兩家但當殷勤。遂約以五月一日爲祈雨醮。初三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名瑞應雨。過三日雖得。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未可知。師對眾出此語。萬一失期。得無招小人之訾耶。師曰。非爾所知也。及醮竟日。雨乃作。翌日盈尺。越三日。四天廓清。以終謝雨醮事。果如其言。時暑氣煩燠。元帥張資允藏本作胤者。請師遊西山。再三過觀。藏本作勤師赴之。翌日齋罷。雨後遊東山庵。師與客坐於林間。日夕將還。以絕句示眾云。西山爽氣清。過雨白雲輕。有客林中坐。無心道自成。既還元帥第。樓居數日。來聽道話者。竟夕不寐。又應大谷庵請。次日清夢庵請。其夕大

雨自北來。雷電怒合。東西震耀。師曰。此道之用也。得道之人。威光烜赫。無乎不在。雷電莫能匹也。夜深客散。師偃息草堂。須臾風雨駭至。怒霆一震。窗戶幾裂。少焉收聲。人皆異之。或曰。霹靂當洊至。何一舉而息耶。有應者曰。無乃至人在茲。雷師爲之霽威乎。旣還。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傳旨。

案是歲春。太祖自西夏入金境。故王志明。自秦州來。傳旨也。

改北宮仙島爲萬安宮。天長觀爲長春宮。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且賜以金虎牌。

西游錄。道徒以馳驛故。告給牌符。王道人者。騶從數十人。懸牌馳聘於諸州。

中略

客曰。予聞諸路之人云。其乞牌符事。亦非邱意。居士曰。若果非邱意。王

道人旣歸。宜將牌符封還。若果爲馳驛事而請。遇遣使時。便當懸帶。傳聞王道人。騶從數十人。橫行諸州中。又安知非邱之意乎。

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小暑後。大雨屢至。暑氣愈熾。以七言詩示眾曰。溽暑熏

天萬里遙。洪波拍海大川潮。嘉禾已見三秋熟。旱魃仍聞五月消。

本作潮從

百

姓共忻生有望。三軍不待令方調。實由道化行無外。暗賜豐年助聖朝。自瓊島  
爲道院。樵薪捕魚者。絕迹數年。園池中禽魚蕃育。歲時游人往來不絕。

遣山先生文集九。出都詩注。壽寧宮有瓊華島。絕頂廣寒殿。近爲黃冠輩所  
撤。此詩作於壬寅癸卯間。則撤殿事或在長春死後也。

齋餘。師乘馬日凡一往。六月二十有一日。因疾不出。浴於宮之東溪。二十有三  
日。人報。巳午間雷雨大作。太液池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鼃鼃魚  
鼃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聞之。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  
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常授記於余云。吾沒之後。教門當大興。四  
方往往化爲道鄉。公正當其時也。道院皆勅賜名號。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  
者佩符乘傳。句當教門事。此時乃公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  
驗。若合符契。況教門中句當人。內外悉具。吾歸無遺恨矣。師既示疾於寶玄。一

日數如區中。門弟子止之。師曰。吾不欲勞人。汝等猶有分別在。且區寢奚異哉。七月七日。門人復請曰。每日齋會。善人甚眾。願垂大慈。還堂上。以慰瞻禮。師曰。吾九日上堂去也。是日午後。畱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水長閒。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開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吹嘘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閒。遂登葆玄藏本堂歸真焉。異香滿室。

案輟耕錄十。長春生於金皇統戊辰。至是年八十。西游錄。邱公順世之際。據

廁而終。其徒飾辭以爲祈福。至元辨僞錄三。邱後毒痢發作。臥於廁中。經停

七日。弟子移之。而不肯動。疲困羸極。乃詐之曰。且區之與寢何異哉。又經二

日。竟據廁而卒。而門弟子外誑人云。師父求福。編邱公錄者。李洪然集來。然。卽曰。登

葆元而化。異香滿室。此皆人人具知。尙變其說。餘不公者。例皆如此。故當時

之人爲之語曰。一把形骸瘦骨頭。長春一旦變爲秋。和灘帶屎亡厠廁。一道

流來兩道流。斯良證也。大道四祖之語也

門人捻香拜別。眾欲哭臨。侍者張志素、武志攄等。

等字據藏本增

遽止眾曰。真人適有

遺語。令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張志松又其次。王志明依舊旬

常。宋德方、李志常等同議教門事。遂復舉示遺世頌畢。提舉宋道安等再拜而

受。黎明具麻服。行喪禮。奔走赴喪者萬計。宣差劉仲祿聞之。愕然歎曰。真人朝

見以來。君臣道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去。速當奏聞。首七

之後。四方道俗遠來。赴喪哀慟。如喪考妣。於是求訓法名者。日益眾。一日。提舉

宋公謂志常曰。今月上七日。公暨我同受師旨。法名之事。爾其代書。止用吾手

字印。此事已行。姑沿襲之。既而清和大師尹公至。自德興行祀事。既終七。提舉

宋公謂清和曰。吾老矣。不能維持教門。君可代吾領之也。讓至於再。清和受其

託。遠近奉道會中善眾。不減往昔。

本作者從藏本改

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

堂於白雲觀。或曰。工力浩大。糧儲鮮少。恐難成功。清和曰。凡事要人前思。夫眾

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但事不私己。教門竭力。何爲而不辦。況仙

藏本作

先師遺德

在人。四方孰不瞻仰。可不勞行化。自有人贊助此緣。公等勿疑。更或不然。常住之物。費用淨盡。各操一瓢。乃所願也。宣差便宜劉公聞而喜。藏二字從本增之力贊其事。遂舉鞠志圓等董其役。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歷戊己庚。俄有平陽太原堅代蔚應等羣道人二百餘。齋糧助力。肯構是堂。四月告成。其間同結茲緣者。不能備記。議者以爲締構之勤。雖由人力。亦聖賢陰有以扶持也。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師。六月間霖雨不止。皆慮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報晴霽。人心翕然和悅。前一日。將事之初。乃炷香設席。以嚴其祀。及啓柩。師容色儼然如生。遠近王官士庶僧尼善眾。觀者凡三日。日萬人。皆以手加額。歎其神異焉。既而喧布四方。傾心歸向來。奉香火者。不可勝計。本宮建奉安道場三晝夜。豫告齋旬日。八日辰時。玄鶴自西南來。尋有白鶴繼至。人皆仰而異之。九日子時。設靈寶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醮禮終。藏仙蛻於堂。異香芬馥。移時不散。臨午致齋。黃冠羽服。與坐者數千人。奉道之眾。又復萬餘。既寧神翌日。大雨復降。人皆嘆曰。天道

人事。上下和應。了此一大事。非我師道德純備。通於天地。達於神明。疇克如此。藏本此下有乎字諒非人力所能致也。權省宣撫王公巨川。咸陽巨族也。素慕玄風。近歲又與父師相會於燕。雅懷照暎。道同氣合。尊仰之誠。更甚疇昔。故會茲葬事。自爲主盟。京城內外。屯以甲兵。備其不虞。罷散之日。略無驚擾。於是親榜其室曰處順。其觀曰白雲焉。師爲文。未始起藁。臨紙肆筆而成。後復有求者。復輒自增損。故兩存之。嘗夜話。謂門弟子曰。古之得道人。見於書傳者。略而不傳。失其傳者。可勝言哉。余屢對汝眾。舉近世得道之士。皆耳目所親接者。其行事甚詳。其談道甚明。暇日常集全真大傳。以貽後人。師旣沒。雖嘗口傳其概。而後之學者。尙未見其成書。惜哉。

## 附錄

### 詔書

成吉思皇帝勅真人邱師省所奏。應詔而來者備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是用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 聖旨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邱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係逐日

念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 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據邱神仙底應係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稅賦者。其外詐推出家隱占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

黑韃事略。或甲之奴盜乙之物。或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畜產。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

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付照用者。右付邱

監本無邱字

神仙門下收執。

照使所據神仙。應係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並免差發稅賦。准此。

癸未羊兒年三月 御寶 日。

宣差阿里鮮面奉 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奏知來底公事。也。噤是

監本是在公

下事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邱神仙你就便理會。只你識者。奉到如此。癸未九月二十四日。

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 成吉思皇帝聖旨。邱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

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路裏飲食廣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州等官員好觀。你來麼。下頭百姓得來麼。你身起心裏好麼。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 請疏

燕京行尙書省石抹公謹請仙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啓個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天上福田。若非眞神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維長春上人。識超羣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也奉紫詔而南回。正堪藏本作常傳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癸未八月日。

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眞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搏歸隱。

雲臺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維真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載爲旦暮。以八極爲門底。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於海內。一旦回轅南邁。可能獨善於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構。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莫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於管見。冀少駐於霓旌。萬里雲飛。藏本作披或副人天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音。藏本

查作謹疏。癸未年八月 日。

燕京尙書省石抹公謹請邱神仙久住天長觀者。藏本無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凝滯於物。爰居爰處。而君子有恆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大致。長春真人。重陽高弟。四海重名。爲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千。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薦生靈之福田。頃因譏察於細人。非敢動搖於仙仗。不圖大老遂有遐心。況京師者。諸夏之本根。

而遠近取此乎法則。如或或原本改謂舍此而就彼。是謂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無爲深山窮谷之行。永永長長。而作太極瓊華之主。丙戌年八月日。

侍行門人

虛靜先生趙道堅

沖虛大師宋道安

清和大師尹志平

虛寂大師孫志堅

清貞真人夏志誠

清虛大師宋德方

葆光大師王志明

沖虛大師于志可

崇道大師張志素

通真大師鞠志圓

通玄大師李志常

顧真大師鄭志修

玄真大師張志遠

悟真大師孟志穩

清真大師綦志清

保真大師何志清

卷下作  
孟志溫  
堅無何志清

通玄大師楊志靜

沖和大師潘德沖

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

蒙古打 喝刺 八海

宣差阿里鮮

宣差便宜使劉仲祿

丁卯正月據正統道藏本校一過 觀翁

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編。於西域道里風俗。多可資考證者。而世鮮傳本。予始從道藏鈔得之。邨俗小說。演唐玄奘故事。亦稱西游記。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爲出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記云。辛巳歲。十月至塞藍城。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四日。土人以爲年。旁午相賀。考回回術。有太陽年。彼中謂之宮分有太陰年。彼中謂之月分而其齋期。則以太陰年爲準。又不在第一月。而在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一日。則相賀如正旦焉。其所謂月一日者。又不在朔。而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而不起子正。故有十一月四日。土人旁午相賀之語。然回回術有閏日。無閏月。與中國不同。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也。其云韓辰大王者。皇弟韓赤斤也。太師移刺國公者。阿海也。燕京行省石抹公者。明安之子。咸得不也。吉思利答刺罕者。哈刺哈孫之曾大父。啓昔禮也。乙卯閏二月辛亥晦。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邱長春以丁亥七月卒。而元太祖之殂。亦卽在是月。此事之可異者。當拈出之。

竹汀居士記。

憶昔與竹汀游元妙觀。閱道藏。竹汀借此鈔詔而爲之跋。今轉瞬已十年。竹汀於今歲十月二十歸道山矣。甲子十一月十八日。硯北居士段玉裁識。

長春真人之經西域也。取道於金山。爲科布多之阿里泰山。記云。金山南面有大河。渡河而南。是今額爾齊斯河。金山東北與烏魯木齊屬之古城。南北相直。今自科布多赴新疆驛路。直南抵古城。近古城之鄂倫布拉克台。蘇吉台。噶順台。皆沙磧。是卽白骨甸也。博克達山三峯高峙。去古城北數日程。卽見之。故記云。涉大沙陀。南望陰山。若天際銀霞。詩云。三峯並起插雲寒也。云陰山前三百里和州者。謂博克達山南吐魯番。爲古火州地。訛火爲和耳。唐北庭大都護府治。在今濟木薩之北。府建於長安二年。記言楊何爲大都護。足補新唐書方鎮

表之闕。端府者。端卽都護字之合音。輪臺縣。亦長安二年置。縣治約在今阜康縣西五六十里。據新唐書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西至輪臺縣二百二十里。塞外沙磧。難以計程。記云三百餘里。蓋約言之。元和郡縣志。以爲輪臺在州西四十二里者。誤。輪臺東爲阜康縣。縣治在博克達山陰。故南望陰山。九月十日。並陰山而西。約十程。度沙場。又六日至天池海。沙場者。晶河城。東至托多克。積沙成山。浮澁難行。東距阜康縣一千一百里。故曰十餘程。其間亂流而過。常有洛克倫河。呼圖壁河。瑪納斯河。烏闐烏蘇河。記不顯言。塞外之水。山雪所融。夏日盛漲。過時則涸。九月正水竭之時。蓋不知有河也。自托多克。過晶河。山行五百五十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雪山環之。所謂天池海。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諺曰。果子溝。溝水南流。勢甚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址。記云。出峽入東西大川。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今出塔勒奇山口。南行一百七十里。至惠遠城。阿里馬城。

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記云。又西行四日。至答刺速沒輦。水勢深闊。抵西北流。乘舟以濟。原注云。沒輦。河也。答刺速沒輦。是今伊犁河。以西行四日計之。當在今察林渡之西。渡河南下。至一大山。疑今鉛廠諸山。又西行十二日。度西南一山。當是善塔斯嶺。又沿山而西。有駐軍古跡。大冢若斗星相聯。是今特默爾圖淖爾南岸地。多古翁仲。記云。又西南行六日。有霍闌沒輦。由浮橋渡。色渾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霍闌沒輦者。今之那林河。自渡伊犁河以南。所經之程。卽今伊犁戍喀什噶爾兵往來之路。出鄂爾果珠勒卡倫。傍特默爾圖淖爾。東南經布魯特游牧。以至回疆。此長春真人赴行在時所經也。其歸程。則渡那林河而直北。由特默爾圖淖爾之西。以達吹河之南。乃轉而東北。渡伊犁河。其渡處在察林渡之東。故百餘里。卽至阿里馬城。自阿里馬城出塔勒奇山口。經賽喇木淖爾。與往時程同。過賽喇木淖爾。不復東折而東北行。其分路處。在干珠罕卡倫地。東北山行。由

沁達蘭至阿魯沁達蘭。入塔爾巴哈台界。以至原歷之金山大河驛。其途徑較直。然計自阿里馬城至金山。亦不下二千里。而記言至天池海。過陰山後。行二日。方接元歷金山南大河驛。山路崎嶇。必不能速進如此。且方接云者。久詞也。蓋二字下脫十字。真人以四月初六日。自阿里馬城行。凡二十日。至金山。爲是月二十五日。下文云。並山行。四月二十八日大雨雪。二十八日尙未出金山。則謂二十五日至金山無疑矣。適從龔定庵假讀此記。西域余所素經識。其相合者如此。道光二年四月。大興徐松跋。距長春真人歸抵金山之歲。凡十一壬午矣。

長春西遊記二卷。爲元邱長春弟子真常子李志常所述。憲宗紀。元年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卽其人也。前有孫錫序。作於戊子二月。蓋睿宗監國之歲也。長春以太祖辛巳二月八日。發軔宣德州。赴太祖西域之召。至癸未七月。回至

雲中。往返二年餘。眞常實從。山川道里。皆其親歷。且係元初之書。譯文得其本音。非爲世祖以後文人著述。則往往窒閼不能通者有之。此冊爲葉雲素給諫所贈。龔定庵嘗借鈔。旣而徐星伯復欲鈔於定庵而爲之跋。他日以示余。星伯居伊犁者數年。於時松湘浦先生帥新疆南北兩路。屬星伯周咨彼中輿地。馳驅幾徧。今跋中疏證處。皆其得之目驗。其中尤有得於余心者。謂天池海卽今賽喇木淖爾。證以自品河山行至賽喇木淖爾東岸。淖爾正圓。周百餘里。並淖爾南行五十里。入塔勒奇山峽。水勢南流湍急。架木橋以度車馬。峽長六十里。今爲四十二橋。卽四十八橋遺址也。今昔情形。如合符節。此爲其他書籍之所不載。非星伯身至其所。烏能得之。又謂長春回時。自天池海東北行至原歷金山南大河前驛路。於二字之下脫去十字。此有里程可稽。其爲傳寫遺誤無疑。至白骨甸卽今古城北之沙磧。陰山三峯卽今博克達山。端府之端。爲都護之合音。霍闌沒輦。卽今那林河。皆確不可易。余亟錄存記尾。星伯謂余。凡記中所

述。在今新疆者。既羣具矣。其金山以東。那林河以西。則俟余補足之。噫。星伯所疏證。精核乃爾。余何能爲役。顧余於記中地理。皆嘗一一考之。惟足跡所未至。不過穿穴于故紙堆中。旁參互證。以爲庶幾得之耳。今具列于左。不獨以塞星伯之諾責。亦將求是正于星伯也。長春之行也。二月十一日。度野狐嶺。卽太祖紀。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者也。在今張家口外。十五日。東北過蓋里泊。金史撫州之豐利縣。有蓋里泊。今在張家口北百里。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灤。魚兒灤。元時又曰答兒腦兒。太祖甲戌年。賜弘吉剌按陳作分地。張德輝紀行云。昌州以北。入沙陀。凡六驛。而出沙陀。又一驛。過魚兒泊。與此正同。今爲達兒海子。在克什克騰部落北。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四月朔。至韓辰大王帳下。陸局河者。元時怯魯連河。亦曰臚胸河。陸局。臚胸之轉也。今爲喀魯倫河。韓辰大王。太祖第四弟鐵木哥斡赤斤。所謂國王韓嶺那顏者也。時太祖西征。韓嶺居守。五月十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喀魯倫河發源肯特山。南流及平地。始

轉東流。長春由河南岸。沂河西行。故不見其北來之源也。自此以下。至窩里朶數千里中。俱無地名。惟長松嶺又係漢名。不知蒙古呼爲何山。然以長春行程考之。自陸局河西南灤驛路。至六月二十八日。泊窩里朶之東。計行四十二日。窩里朶者。帳殿也。地理志。太祖於十五年遷都和林。於時皇后窩里朶。當在和林。蓋必先審和林之所在。然後可以稽其驛程之所經。和林自太祖作都。至憲宗四朝。皆都於此。然和林志。前明已無其書。元一統志。近亦求之不得。明一統志。於和寧城惟言西有哈喇和林河而已。而於哈喇和林河所在。則又不詳明。廣輿圖。據元朱思本圖爲藍本。而於北方地理。疎漏殊甚。以昔令哥爲流入斡難河。則其他不足問矣。齊次風先生水道程綱。於和林河亦兩岐其說。蓋提綱專據康熙中皇輿圖。皇輿圖。於色勒格河之北。有小河。南流入色勒格河者。曰喀喇烏倫河。其音與哈喇和林相近。不能不疑。當日都城或在此河之東。實則不然。歐陽圭齋高昌契氏家傳。和林有三水焉。一並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

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楔輦傑河。元人指述和林。未有如圭齋之明晰者。幹耳汗。今鄂爾渾河也。忽爾班達彌爾。今塔米爾河也。楔輦傑。今色勒格河也。然則和林在色勒格河以南。明矣。其經和林城西而北流者。正今之哈瑞河也。當爲元時和林河。哈瑞河。入色勒格河。其合流處。當在和林北三十里。非三水俱合流也。若鄂爾渾合於色勒格。蓋在和林東北千餘里矣。記云。泊窩里朶之東。宣使往奏稟皇。后。奉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瀾漫沒軸。絕流以濟。此水乃今呼納伊河。及哈瑞之支流也。其所謂長松嶺。盛夏有冰雪。踰嶺百餘里。有石河。長五十里者。卽今鄂爾渾河東流將會喀拉河處。河經山峽。故曰石河。雍正中。西北距準噶爾。其時。黑龍江至鄂爾坤軍營者。過汗山卽西北。渡土拉河西北行。踰喀里呀拉山。乃濟鄂爾渾河。以長春行程推之。當亦經此。長松嶺。或卽喀里呀拉山。已在北極。出地四十九度處。是以寒甚歟。然則先自西南漢驛路四程。西北渡河者。

土拉河也。六月十四日。過山渡淺河者。博羅河也。其曰西山連延者。乃鄂爾渾河以西之山。故曰西山。長春於此渡河。可見山行五六日。峯回路轉。嶺勢若長虹。壁立千仞。俯視海子。淵深恐人。則已在厄勒墨河之側矣。阿不罕山。在金山東北。今阿集爾罕山也。鎮海傳。太祖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鎮海城。阿魯歡者。亦卽阿集爾罕山也。八月八日。自阿不罕山前。傍大山西行。又西南約行三日。復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東北少駐。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乃命百騎。挽繩懸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前。臨河止泊。長春由阿集爾罕山前西行。傍大山者。卽傍阿爾泰山之東大幹。今烏蘭古木中。過青吉斯海子之北。乃向西南行。當取道於今科布多。再西南乃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發源處。爲阿爾泰最高之脊。所謂東南過大山。經大峽。中秋日抵金山者。當謂此。又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臨大河。以地約之。則大河應爲烏隴古河。劉郁西使記所謂龍骨河。與別失八里南北相直。近五百里者。

也。渡河行沙磧中。經北庭而西。星伯跋中詳之。陰山後鼈思爲大城。問侍坐者。乃曰。此唐時北庭。案鼈思卽別失。歐陽圭齋曰。北庭今別失八里也。則元時別失八里。正在於此。重九日。至回紇昌八刺城。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彰八里。當卽此。耶律希亮傳。中統元年。阿里不哥反。希亮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則昌八里。在今瑪納斯河之東也。自鼈思以西。惟昌八刺。阿里馬爲大城。星伯謂阿里馬在今拱宸城北。阿里瑪圖河。余案元初譯作阿里馬者。惟此記及湛然集有從容庵錄序末題曰。移刺楚才晉卿序於西域阿里馬城。其他見於元史者。或作阿力麻里。或作葉密立。或作葉密里。皆卽此城。竊謂阿里馬。本回紇所稱。自蒙古人稱之。則音異矣。再以漢文譯之。則又異矣。明時。哈密以西。付之茫昧。阿里馬先爲別失八里國所有。後爲瓦剌所有。我朝乾隆十九年以前。爲準噶爾大酋之庭。稱曰伊犁。亦稱其河爲伊犁河。伊犁恐卽葉密立之轉。唐時雖有伊列河之名。有元一代。絕無稱述。蓋已無知之。

者。準人不解載籍。蟲有托忒文字。但能記籍帳耳。何從遠稽突厥名稱邪。瓦剌卽額魯特。逐水草遷徙。無城郭。所謂阿里馬城者。久已平毀。至乾隆二十九年。乃卽伊犁河北。建惠遠城。今日伊犁城。非依故址。則阿里馬所在。固無以知之。或卽在阿里瑪圖河側邪。答刺速沒輦。與塔刺斯音近。然距阿里馬四日程。以遠近約之。則星伯謂卽伊犁河者爲近。或伊犁河在元時有是稱。若今塔刺斯河。遠在吹河之西。未必四程能達也。大石林牙。遼宗姓。於遼亡後。率眾西行。間關萬里。建國西土。是爲西遼。太祖滅乃蠻。殺太陽罕。其子屈出律奔契丹。旣而襲執其罕。尊爲太上皇。據其位有之。仍契丹之號。亦稱乃蠻。事在戊辰己巳之間。閱十餘年。太祖征西域滅之。劉仲祿持勅召長春。云在乃蠻奉詔者此也。賽蘭城。據西使記。在塔刺寺西四日程。塔刺寺者。今塔刺斯河也。明史外國傳有賽蘭在塔失干之東。塔失干。今塔什干城也。在錫林河之北。南距那林河猶遠。元時往西域之道。必由賽藍。蓋從塔刺斯西行。過賽蘭。乃西南行。渡霍闡河。長

春自十一月五日發賽蘭。閱六日。渡霍闡河。又閱十一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此大河應指城東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尋思干。尋卽邪迷之合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恩度。譯曰尋恩。肥也。度。城也。今謂之賽瑪爾罕。蓋自北庭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爲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楚材駐焉。碣石。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有石門。色似鐵。卽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其來舊矣。大唐西域記曰。出鐵門至覩貨邏國。其地東隄葱嶺。西接波刺斯。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爲濫波國。卽在北印度境。於時追若弗又算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復遣將追至忸都。窮及中河。算端死乃返。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米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算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

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暗木河。亦作阿木河。元祕史作阿梅河。卽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斯海。大雪山。今爲和羅三托山。自東而西。綿亘千里。長春之再見也。其行由鐵門外別路。山根有鹽泉流出。見日卽爲白鹽。東南上分水嶺。西望高澗若冰。乃鹽耳。蓋在鐵門山之西。其西北卽大鹽池。郭寶玉傳。太祖封大鹽池爲惠濟王者也。西使記。二十六日。過納商城。二十九日。山皆鹽。如水晶狀。納商乃渴石之轉。長春亦於十二日過碣石城。十四至鐵門西南之麓。正同。出山抵河上。其勢若黃河。西北流者。其水卽流入大鹽池者也。葱嶺西流之水。皆會於此。故其勢洶湧。九月朔。渡河橋而北者。卽此河。蓋長春旣見帝。遂扈從北行矣。余讀元史。嘗疑太祖紀十九年甲申。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耶律楚材傳亦云。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作人言。謂侍衛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天降符以告陛下也。帝

卽日班師。蓋本於宋子貞所作神道碑。極以歸美文正。然非實錄也。唐書東天竺際海。與扶南林邑接。太祖西征。無由至彼。角端能言。書契所無。晉卿何自知之。讀湛然集。晉卿在西域十年。惟及尋思干止耳。未嘗出鐵門也。今讀此記。則太祖追算端。惟過大雪山數程。其地應爲北印度。晉卿實未從征。無由備顧問。且頒師爲壬午之春。非甲申也。元史燕漏特甚。有元載籍。有關史學者亦少矣。此記豈可因其爲道家言而略之。道光壬午秋七月。桐鄉程同文。

徐星伯先生出示長春真人西遊記。且詢記中日食事。案元太祖辛巳。當宋嘉定之十四年。金興定之五年。前一年庚辰。耶律楚材進西征庚午元術。以木術推之。辛巳年天正朔丙戌。以里差進一日得丁亥。至五月朔得甲申。與宋金二史天文志所書合。日食之異在里差。記言見食在陸局河南岸。陸局卽臚胸。張德輝記謂之翕陸連。今日克魯倫河。自發源南流。折而東北行。其曲處偏於京

師西五度許。記以四月二十二日抵河南岸。行十六日。河勢遶西北山去。則見食之地。距河曲六七程。偏西約二度。北極出地約四十七度。金山當今科布多之阿爾泰山。極高約四十八度。偏西約二十九度。邪米思干城卽撒馬兒罕。其地極高四十三度。偏西五十度。以今時憲書步交食術。約略上推。是時月在正交。日躔小滿後八度奇。值畢十度。與宋志所書日在畢合。陸局河南見食在正午。其食甚實。緯在北二十五分奇。日晷高六十四度餘。南北差約二十五六分。則月心正當日心。且其時日近最高。月近最卑。日徑三十一分奇。月徑三十二分奇。日小月大。故見食既。金山偏於陸局河西約二十七度。子時當蚤七刻奇。日晷當高五十三度餘。南北差約三十五六分。月心當日心。南日十分。以減併徑三十二分。與日徑三十一分相比。約得七分。故金山于巳刻見食七分也。邪米思干城偏於陸局河西約四十八度。於時當蚤十三刻。日晷當高四十三度餘。南北差約四十分。月心當日心。南約十五六分。以減併徑。與日徑相比。得五

分強六分弱。故邪米思干於辰刻見食六分也。雖視行隨地不同。則食甚時刻及食分亦異。然所差不遠。已足見其大略。里差之說。素問周髀已言之。元代疆域愈遠。故其理愈顯。歐羅巴人。詡爲獨得。陋矣。記又言。自陸局河西南行。夏至日影三尺六七寸。古人揆日皆以八尺表。是地夏至。日晷約高六十六度。北極出地約四十六七度。蓋當土拉河之南。喀嚕哈河之東。近今喀爾喀土謝圖汗中右旗地。記又言。辛巳十一月四日。塞藍城土人以爲年。傍午相賀。錢啓事潛研臺集云。回回齋期以太陰年爲準。第九月滿齋一月。至第十月則相慶賀如正旦。其所謂月一日者。以見新月爲準。其命日又起午正。故每年相賀之期無一定。啓事之說。本宣城梅氏。今校回回術。太陽宮分年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太陰月分年三十年閏十一日。開皇己未春正前日入太陰年三百三十一日。以此推開皇己未。至元太祖辛巳。太陽年積六百二十二。太陰年積六百四十一。辛巳白羊宮入太陰年之第一月。而中土之十一月。爲彼中之第十月。貝

琳七政推步例謂之答亦月。正回俗所言大節。其俗旣以見新月之明日。爲月之一日。又以午初四刻。屬前日。則是年十一月四日傍午。適當彼中之正旦。詹事之說信矣。并書卷末。以質之先生。道光二年六月十三日。陽湖董祐誠跋。

中華民國貳拾六年四月重印

(實價國幣八角五分)